

尚書正義

尚書正義卷第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禹貢第一

夏書

禹別九州

分其

隨山濬川

刊其木深其流

任土作貢

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

疏

禹別至作貢正義

曰禹分別九州之界隨其所至之山刊除其木深其大川使得注海水害既除地復本性任其土地

所有定其貢賦之差史錄其事以為禹貢之篇傳分其圻界 **正義曰**詩傳云圻疆也分其疆界

使有分限計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禹別者以堯遭洪水萬事改新此為作貢生文故言禹別耳傳刊其木深其流正義曰經言隨山刊木序以較略為文直言隨山不云隨山為何事故傳明之隨山刊其木也濬川深其流也隨山本為濬川故連言之傳任其至是功正義曰九州之土物產各異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貢賦之差既任其所有亦因其肥瘠多少不同制為差品鄭玄云任土謂定其肥瘠之所生是言用肥瘠多少為差也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雖以所賦之物為貢用賦物不盡有也亦有全不用賦物直隨地所有採取以為貢者此之所貢即與周禮太宰九貢不殊曰周禮分之為九耳其賦與周禮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云作貢者取

下供上之義也。諸序皆言作某篇，此序不言作禹
貢者，以發首言禹，句末不言貢篇，名足以顯矣。百篇
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
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為理足而
略之也。又解篇在此之意，此治水是堯末時事，而
在夏書之首，禹之得王天下，以是治水之功，故以
為夏書之首。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
水土既治，史即錄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內。蓋夏
史抽入夏書，或仲虺始

禹貢

禹制九州貢法



義曰此篇

史述為文發首，奠高山大川，言禹治九州之水，永
害既除，定山川次秩，與諸州為引序，自導弱水至
冢條，說所治之山，言其首尾，涸及也。自導弱水至
導洛條，說所治之水，言其發源注海也。自九州敷
同至成，賦中邦，摠言水土既平，貢賦得常之事也。
錫土姓三句，論天子於土地布行德教之事也。自

五百里甸服至二百里流摠言四海之內量其遠近分爲五服之事也自東漸于海以下摠結禹功

成受錫之事傳禹制九州貢法正義曰禹

制貢法故以禹貢名篇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

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貢法禹敷土隨山刊木

是禹所制非禹始爲貢也

洪水汎濫禹分布治九州奠高山大川奠定也

之土隨行山林斬木通道

岳大川四瀆定其疏禹敷至大川正義曰言禹

差秩祀禮所視疏分布治此九州之土其治之

也隨行所至之山除木通道決流其水水土既平

乃定其高山大川謂定其次秩尊卑使知祀禮所

視言禹治其山川使復常也傳洪水至通道

正義曰詩傳云汎汎流也汎是水之貌洪水流

而汎溢浸壞民居故禹分布治之知者文十八年

左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

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己之人分布治
之於時平地盡為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
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
之除木為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
功焉是言禹登山之意也孟子曰禹三過門不入
其家明猶三過之則其餘所歷多矣來而復往非
止一處故言分布治之傳奠定至所視▲正義
曰禮定器於地通名為奠是奠為定也山之高者
莫高於岳川之大者莫大於瀆故言高山五岳謂
萬岳衡華恒也木川四瀆謂江河淮濟也此舉高
大為言卑小亦定之矣舜典云望秩於山川故言
定其差秩定其大小次叙也定其祀禮所視謂五
制所云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
往者洪水滔天山則為水所包川則水皆汎溢祭
祀禮廢今始定之以見水土平復舊制也經云荆
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是次秩既定故旅祭之

冀州既載

堯所都也先施

疏

冀州

義曰九

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為始
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
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
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
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
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為東偏雍州高於
豫州豫州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
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州
在冀州東南冀兗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
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為大患故先從
冀起而次治兗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兗州水無去
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此經大體每州
之始先言山川後言平地青州梁州先山後川徐
州雍州先川後山兗揚荆豫有川無山揚豫不言

平地、冀州田賦之下始言恒衛既從史以太略為文不為例也每州之下言水路相通通向帝都之道言禹每州事了入朝以白帝也傳堯所至於書正義曰史傳皆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曰惟

彼陶唐有此冀方是冀州堯所都也諸州冀為其先治水先從冀起為諸州之首記其役功之法既載者言先施貢賦役載於書也謂計人多少賦功配役載於書籍然後徵而用之以治水也冀州如此則餘州亦然故於此特記之也王肅云言已賦功屬役載於書籍傳意當然鄭云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惟解載字為異其意亦同也

壺口治梁及岐
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

疏
傳

口至而西
正義曰史記稱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圖籍則奏焚詩書圖籍皆在孔君去漢初七八

十年耳身爲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其山川所
在必是驗實而知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當時
疆界爲然也此於冀州之分言及雍州之山者從
東循山治水而西故也鄭云於此言治梁及岐者
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班固作漢書地理
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志云壺口在河東北
屈縣東南應劭云已有南屈故稱北屈梁山在左
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然
則壺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而向西言
之也經於壺口之下言治者孔意蓋云欲見上下
皆治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岳太岳在

太原西南

山南曰陽

傳高平至曰陽

正義曰太原原之

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即晉陽縣是也釋地云
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其

地高而廣也下文導山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知此岳即太岳也屬河東郡在太原西南也地理志云河東彘縣東有霍太山此彘縣周厲王所奔順帝改爲永安縣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即此太岳是也山南見日故山南曰陽此說循理平地言從太原至岳山之南故云岳陽也

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橫漳

疏

傳覃懷至衡漳▲正義曰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共爲一地故云近河

地名衡即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北至橫漳也地理志云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魁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此沾縣因水爲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志又云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鄭志亦云橫漳漳水橫流王

肅云衡漳

二水名 厥土惟白壤

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名白而壤

疏 傳無

塊至而壤

正義曰九章算術穿地四為壤五壤

為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故云無塊曰壤此土

本色為然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雍州色黃而

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

故不得

言色也 厥賦惟上上錯

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

之 **疏** 傳賦謂至之賦

正義曰以文承厥土之下

賦者稅斂之名往者洪水

為災民皆墊溺九州賦稅蓋亦不行水災既除土

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故云賦謂土地所生以供

天子謂稅穀以供天子鄭本云此州入穀不貢是

也因九州差為九等上上是第一也交錯是間雜

之義故錯為雜也顧氏云上上之下即次上中故

云雜出第二之賦也孟子稱稅什一為正輕之於

堯舜為大貊小貊重之於堯舜為大桀小桀則此時亦什一稅俱什一而得為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得以荊州田第八賦第三為人功修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為人功少也是據人功多少摠計以定差此州以上上為正而雜為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為正少者為雜故云第一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為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為正上有下上下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足明雜有下上下下可知也此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為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但治水據田責其什一隨土豐瘠是上之任土而下所獻自

有差降即以差等為上之定賦也然一外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恒鄭玄云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如鄭此言上上出稅九倍多於下下鄭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若上上一井稅一夫則下下九井乃出一夫稅太少矣若下下井稅一夫則上上全入官矣豈容輕重

厥田惟中中

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為第五

疏

傳田

之至第五▲正義曰鄭玄云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為水害備也則鄭謂地形高下為九等也子肅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則肅定其肥瘠以為九等也如鄭之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為上如肅之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出物既少不得為上故孔云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為九等上言敷土此言

田田土異者鄭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
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為之田田
王異名義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二水已治從其
當然也

已可疏傳二水至耕作正義曰二水汎溢漫流
耕作已治從其故道故今已可耕作也青州維

滌其道與此恒衛既從同是從故道也荆州雲土
夢作又與此大陸既作同是水治可耕作也其文

不同史異辭耳無義例也壺口與雍州之山連文
故傳言壺口在冀州此無所嫌故不言在冀州以

下皆如此也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
入滌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大陸在

鉅鹿縣北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
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郭璞云廣河猶大陸以地名

言之近為是也春秋魏獻子敗于大陸焚焉遠卒
子甯氏春秋說云嫌鉅鹿絕遠以為汲郡修武

縣吳澤也。寧即修武也。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為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然此二澤地形卑下，得以廣平為陸者，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故大陸澤名廣河，以旁近大陸故也。島夷皮服。海曲謂之島，居島

水害

跡

傳海曲至害除。▲正義曰：孔讀鳥為島，島除是海中之山。九章筭術所云海島邈絕，不

可踐量是也。傳云海曲謂之島，謂其海曲有山夷居其上，此居島之夷常衣鳥獸之皮，為遭洪水，衣食不足，今還得衣其皮服，以明水害除也。鄭玄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夾右碣石入于河。碣石海畔山，禹夾與孔不同。

河逆上，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先賦後田，亦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

疏

傳碣石至餘州正義曰地理志云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為海畔山也鄭云戰國

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

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下文導河入于海傳云

入於渤海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為名計渤海北距

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

石不得入於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

境然後南迴入河而逆上也夾右者孔云夾行此

山之右則行碣石山西南行入河在碣石之右故

云夾右也顧氏亦云山西曰右鄭玄云禹由碣石

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鄭以

北行則東為右南行西為右故夾山兩旁山常居

右與孔異也梁州傳云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

治也則入河逆上為還都白所治也禹之治水必

每州巡行度其形勢計其入功施設規模指授方

略令人分布並作還都白帝所知於時帝都近河

故於每州之下皆言浮水達河記禹還都之道也
冀兗徐荆豫梁雍州各自言河惟青揚二州不言
河耳兗州云浮于濟潔達于河故青州直云達于
濟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州云達于淮泗
皆記禹入河之道也王肅云凡每州之下說諸治
水者禹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
乘涉之水名肅惟不言還都白帝亦謂為治水故
浮水也鄭玄以為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
定貢賦上下其意與孔異也八州皆言境界而此
獨無故解之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
可知也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荆河
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
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馬鄭
皆云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文
既局以州名復何以見其廣大是妄說也又解餘
州先田後賦此州先賦後田亦如境界殊於餘州

也言殊者當為田賦以收穫為差由以肥瘠為等
若田在賦上則賦宜從田田美則宜賦重無以見
人功修否故令賦從於田也以見賦由人功此州
既見此理餘州從而可知皆令賦在田下欲見賦
從田出為此故殊於餘州也鄭玄云此州入穀不
貢下云五百里甸服傳云為天子服治田是田入
穀故不獻貢篚差異於餘州也甸服上方千里冀
之北土境界甚遙遠都之國必有貢篚舉大略而
言也

濟河惟兗州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疏 兗州 傳東南至
正義曰此

下八州發首言山川者皆謂境界所及也據謂跨
之距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
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李巡注爾雅解州
名云兩河間其氣情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濟河
間其氣專質體性信謙故云兗兗信也淮海間其
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

氣

厥性輕揚故曰揚揚輕也。荆州其氣燥剛稟性彊梁故曰荆荆疆也。河南其性安舒厥性寬豫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其氣蔽壅受性急凶故云雍雍壅也。爾雅九州無梁青故李巡不釋所言未必得其本。九河既道。州界平原以北是。疏傳河水至此

義曰河自大陸之北敷為九河謂大陸在冀州嫌

九河亦在冀州故云在此州界也河從大陸東畔

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

大河東為九道故知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釋

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

鉤盤鬲津李巡曰徒駭禹疏九河以徒眾起故云

徒駭太史禹大使徒眾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

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釜水中多渚往往

而處形如覆釜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

蘇流也簡天山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

治之苦，繫繫苦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其餘同。李巡、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覆釜之名同。李巡餘名皆云其義未詳。計禹陳九河云：復其故道，則名應先有不宜徒駭。太史因禹立名，此郭氏所以未詳也。或九河雖舊有名，至禹治水更別立名，即爾雅所云是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旣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

成平之南簡黎鉤盤在京光之南高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向為

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八流

以自廣鄭玄蓋據此文為齊桓公塞之也言闕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雷

夏既澤澮沮會同雷夏澤名澮沮此澤傳雷夏至

義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為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復為澤也於澤之下言澮沮會同謂二

水會合而同入此澤也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城陽縣西北桑土既是降

丘宅土地高曰丘大水去民疏桑土至宅土正義曰宜桑之土既

得桑養蠶矣洪水之時民居丘上於是得下丘陵居平土矣傳地高至桑蠶正義曰釋丘云非

為之丘孫炎曰地性自然也是地高曰丘也降
宅王與既蠶運文知下丘居平土就桑蠶也計

下丘居士諸處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玄云此
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

永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士厥土黑墳墳起而厥
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

草惟繇厥木惟條繇茂條長也
疏傳繇茂條長也正義曰繇是茂

之貌條是長之體言草茂而木長也九州惟此州
與徐揚三州言草木者三州偏宜之也宜草木則

地美矣而田非上者為土下濕故也
厥田惟中下田第六厥賦貞貞正

也州第九賦疏傳貞正至相當▲正義曰周易豕
正與九相當疏象皆以貞為正也諸州賦無下下

貞即下下為筮九也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為第
九成功其賦亦為第九列賦於九州之差與第九

州相當故變文為貞見此意也
作十有三載乃同
治水十三年

他州同
疏 傳治水至州同
正義曰作者役功作務

同 謂治水也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始得貢

賦與他州同也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比於他

州最在後也堯典言鯀治水九載績用不成然後

堯命得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即禪舜此

言十三載者并鯀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修鯀之

功明鯀已加功而禹因之也此言十三載者記其

治水之年言其水害除耳非言十三年內皆是禹

之治水施功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

以為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究

州平究州平在厥貢漆絲厥筐織文地宜漆

舜受終之年也

桑蠶織文錦綺之屬

盛之筐篚而貢焉

疏 傳地宜至貢焉
正義曰

濟漂
源
堆

宜漆林也周禮載師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
綺是織繒之有文者是綾錦之別名故云錦綺之
屬皆是織而有文者也篚是貢之時盛在於篚
故云盛之篚篚而貢焉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
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歷
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於女功如鄭言矣
屨絲中琴瑟之絃亦是女功所為也織貝鄭玄以
為織如貝文傳謂織為細紵貝為水物則貝非服
飾所須蓋恐其損缺故以篚篚盛之也諸州無厥
篚者其諸州無入篚之物故不貢也漢世陳留襄
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
服是兗州綾錦美也
浮于濟漂達于河

曰浮濟漂兩水名
因水入水曰達

疏

傳順流至曰達
正義曰地
理志云漂水出東郡東武陽

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行于二十里其濟
則下文具矣是濟漂為二水名也言因水入水曰

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舟而陸行也揚州云公于江海達于淮泗傳云公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

入泗是言水路相通得乘舟經達也案青州云浮于汶達于濟經言濟會于汶浮汶得達濟也此云

浮于濟漂達于河從漂入濟自濟入河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蓋以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

浮汶入濟以海岱惟青州東北據海**疏**青州達于河也西南距岱**疏**傳東北

至距岱正義曰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

故言據也漢末有公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

東也舜為十二州分青州為營州營州即遼東也嶠夷既略維淄其

道嶠夷地名用功少曰略**疏**傳嶠夷至故道正**道**維淄二水後其故道**疏**義曰嶠夷地名即堯

典宅。隅夷是也。隅夷，萊夷和夷為地，名淮夷為水。名島夷為狄，名皆觀文為說也。略是簡易之義，故

用功少為略也。地理志云：淮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淄水出秦

山萊蕪縣原山，東北入海。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多濱涯

復其。傳：濱涯至斥鹵。正義曰：濱涯，常訓也。說斥鹵。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

海畔迥闊，地皆斥鹵，故云。厥田惟上下，厥賦中。廣斥言水害除復舊性也。

上田第三。賦第四。厥貢鹽絺，海物惟錯。絺，細葛錯，雜非一種。岱

畎，絲枲，鈔，松，怪石。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王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

疏。傳：畎，谷至貢之。正義曰：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畎，言畎去

水故言谷也怪石奇怪之石故云好石似玉也泉
麻也銚錫也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於他方所有

故貢萊夷作牧萊夷地名厥筐壓絲壓桑蠶
之也

疏傳壓桑至琴弦正義曰釋木云壓桑山美
郭璞曰拓屬也壓絲是蠶食壓桑所得絲韌

中琴瑟浮于汶達于濟浮于汶**疏**浮于汶
理志云汶水出泰山

萊蕪縣原山海岱及淮惟徐州東至海北至淮
西南入濟也

沂其父蒙羽其藝二水已治二**疏**徐州傳二
水至種藝

正義曰入訓治也故云二水已治地理志云沂水
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

六百里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
水至此而大為害尤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地

理志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
海祝其縣南詩云藝之荏菽故藝為種也
大野

既豬東原底平
大野澤名水所傳曰豬
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
疏傳大野至

可耕
正義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
北鉅即大也檀弓云汚其宮而豬焉又澤名孟豬

停水處也故云水所傳曰豬往前漫溢今得豬水
為澤也東原即今之東平郡也致功而地平言其

可耕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黏曰埴漸包
進長包叢生
疏傳

黏至叢生
正義曰哉埴音義同考工記用土為
瓦謂之搏埴之工是埴謂黏土故土黏曰埴

卦彖云漸進也釋言云苞稹也孫炎曰物叢生曰
苞齊人名曰稹郭璞曰今人呼叢緻者為稹漸苞

謂長進叢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
賦第五厥

言其美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賦第五厥

賦第五厥

貢惟土五色

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燹以黃

土苴以白茅茅取其

疏

傳王者至四方正義曰

梁黃取王者覆四方色土以為社若封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便歸國立社其上燹以黃土燹覆也四方各依其

方色皆以黃土覆之其割土與之時苴以白茅用

白茅裹土與之必用白茅者取其潔清也易稱藉

用白茅茅色白而潔美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

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

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明有土

謹勑潔清也蔡邕獨斷云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

壇皇子封為王者授之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

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社是必古書

有此說故先儒

之言皆同也羽畎夏翟嶧陽孤桐夏翟翟雉名羽

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孤特
也嶧山之陽生桐中琴瑟
䟽傳夏翟至琴瑟
正義曰釋鳥云翟

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為雉名周禮立夏采之
官取此名也周禮司常云全羽為旒折羽為旌用

此羽為之故云羽中旌旄也地理志云
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即此山也
泗濱浮

磬淮夷蠙珠暨魚
泗水唯水中見石可以為
磬蠙珠名淮夷二水出

蠙珠及
䟽傳泗水至美魚
正義曰泗水旁山而
美魚過石為泗水之涯石在水旁水中見石

似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為磬故謂之浮磬也貢
石而言磬者此石宜為磬猶如砥礪然也蠙是蚌

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為珠名蠙之與魚皆是
水物而以淮夷冠之知淮夷是二水之名淮即四

瀆之淮也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
肅亦以淮夷為水名鄭互以為淮水之上夷民獻

此珠與魚也地理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
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行千一百一十里也
厥

篚玄織縞玄黑縞縞白縞織細也**疏**傳玄黑至當細

正義曰篚之所盛例是衣服之用此單言玄玄必有質玄是黑色之別名故知玄是黑縞也史記稱

高祖為義帝發喪諸侯皆縞素是縞為白縞也浮于淮泗達于河淮

海惟揚州北據淮南距海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疏**揚州傳彭蠡至此

江漢合處下云導漾水南入于江東匯為彭蠡是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之屬九月

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

故稱陽鳥及只所居於此彭蠡之澤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震澤

吳南大湖名言三江已入致定為震澤

疏

傳震澤至震澤正義曰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

秦伯所封國也具區在西古文以為震澤是吳南

太湖名蓋縣治居澤之東北故孔傳言南志言西

大澤畜水南方名之曰湖三江既入此湖也治水

致功令江入此澤故致定為震澤也下傳云自彭

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是孔意江

從彭蠡而分為三又共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為三

乃入海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其意

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又案周禮職方

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即震澤若如志云

具區即震澤則浸藪為一案餘州浸藪皆異而揚

州同者蓋揚州浸藪同處論篠蕩既敷篠竹

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

大竹水去
已布生

疏 傳篠竹箭湯大竹
篠竹箭郭璞云別二名也又云蕩竹

正義曰釋草云

李延曰竹節相去一丈曰蕩孫炎曰竹闊節者
曰蕩郭璞云竹別名是篠為小竹蕩為大竹

草惟夭厥木惟喬

少長曰夭
喬高也

疏

傳少長曰夭
喬高也

義曰夭是少長之貌詩曰桃之夭夭是
也喬高釋詁文詩曰南有喬木是也

厥土惟

塗泥

地泉濕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

田第

九賦第七
雜出第六

厥貢惟金三品

金銀銅也

疏

傳金銀銅也
正義曰金既

摠名而云三品黃金以下惟有白銀與銅耳故為
金銀銅也釋器云黃金謂之湯其美者謂之鏐白

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

別名及其美者也鏐即紫磨金也鄭玄以為金三

品者銅

三色也 瑶琨條簞

瑶琨皆美玉

疏

傳瑶琨皆美玉正義曰美石似玉

者也玉石其質相類美惡別名也王肅云瑶琨美石次玉者也

齒革羽毛惟木

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槩梓豫章

疏

傳齒象至豫章正義曰詩云元龜象齒知

齒是象牙也說文云齒口斷骨也牙壯齒也隱五年左傳云齒牙骨角牙齒小別統而名之齒亦牙

也考土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宜二年左傳云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是甲之所用犀革為上革之所

美莫過於犀知革是犀皮也說文云獸皮治去其毛為革革與皮去毛為異耳說文云羽鳥長毛也

知羽是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為飾故貢之也說文云犛西南夷長旄牛也此犛

牛之尾可為旄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牧誓云右秉白旄詩云建旄設旄皆謂此牛之尾故知毛是

旄牛尾也直云惟木不言木名故言概梓豫章此三者是揚州美木故傳舉以言之所貢之木不止

於**島夷卉服**南海島夷草服葛越**疏**傳南海至葛越義曰上傳海曲謂之**正**

島知此島夷是南海島上之夷也釋草云卉草舍人曰凡百草一名卉知卉服是草服葛越也葛越

南方布名用葛為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紩是也冀州云島夷皮服是夷自服皮皮非

所貢也此言島夷卉服亦非所貢也此與萊夷作牧並在貢篚之間古史立文不次也鄭玄云此州

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厥篚織貝**織細紵**疏**以給天子之官與札異也

傳織細至水物**正義**曰傳以貝非織物而云織貝則貝織異物織是織而為之揚州紵之所出此

物又以篚盛之為衣服之用知是細紵謂細紵布也釋魚之篇貝有居陸居水此州下濕故云水物

釋魚有玄貝貽貝餘賦黃白文餘泉白黃文當貢
計有文之貝以為器物之飾也鄭玄云貝錦名詩

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為織者先染其絲乃
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與禮異也

包橘抽錫貢小曰橘大曰抽其所包裹
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疏傳小

不常正義曰橘抽二果其種本別以實相比則
抽大橘小故云小曰橘大曰抽猶詩傳云大曰鴈

小曰鴈亦別種也此物必須裹送故云其所包裹
而送之以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言不常也文

在篚下以不常故耳荆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
錯皆為非常並在篚下荆州言包傳云橘抽也文

在篚上者荆州橘抽為善以其常貢此州則不常
也王肅云橘與抽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

荆州之無也鄭云有錫則貢之此州有錫而貢之
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示金也周禮考工詁云攻

金之工掌執金
錫之齊故也
公于江海達于淮泗順流而下曰公

公江入海自海疏傳順流至入泗正義曰文十
入淮自淮入泗年左傳云公漢沂江沂是逆公

是順故順流而下曰公公江入海
順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
荆及衡陽惟

荆州北據荆山南疏荆州傳北據至之陽正
及衡山之陽義曰此州北界至荆山之北

故言據也南及衡山之陽其境過衡山也以衡是
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為記故言陽見

其南至江漢朝宗于海二水經此州而入海
山南也有似於朝百川以海

為宗宗疏傳二水至宗尊也正義曰周禮太宗
尊也伯諸侯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

宗鄭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
王也朝宗是人事之名水無性識非有此義以海

有九江
而地勢
待其

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於天子假人
事而言之也詩云沔彼流水朝宗於海毛傳云水

猶有所朝宗朝宗是假人事而言水也老子云滄
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下之是百川以海為

宗鄭云江水漢水其流湍疾又合為一共赴海也
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國有

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疆故九江孔殷江於此
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

為九道甚得疏傳江於至之中正義曰傳以江
地勢之中是此水太名九江謂大江分而為

九猶大河分為九河故言江於此州之界分為九
道訓孔為甚殷為中言甚得地勢之中也鄭云殷

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眾多言治之難也
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

如鄭此意九江各自別源其源非大江也下流合
於大江耳然則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為江

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采故孔鄭各為別解應劭注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為九道符於孔說潯陽記有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蜚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菌江雖名起近代義或當然

沱潛既道

沱江別名潛水名皆復其故道

疏 傳沱江至故道 正義曰下文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是沱為江之別名也經無潛之本源故直

云水名釋水云水自江出為沱漢為潛鄭注此既引爾雅乃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家類此解荆州之沱潛發源此州若如鄭言此水南流不入荆州界非此潛也此下梁州注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源有郫江首出江南

至捷為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嶓
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此
解梁州之沱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
都水縣掇山與江別而更流璞又云有水從漢中
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太穴中通峒山下西
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郭璞此言
亦解梁州沱潛與鄭又異然地理志及鄭皆以荆
梁二州各有沱潛又郭氏所解沱潛惟據梁州不
言荆州之沱潛而孔梁州注云沱潛發源此州入
荆州以二州沱潛為一者然彼州山水古今不可
移易孔為武帝博士地理志無容不知蓋以水從
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於梁州
合流還從荆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
從河出故孔舉大略為發源梁州耳

雲土夢

作

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

疏

傳雲夢至

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是
雲夢之澤在江南也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
夢澤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
縣亦有雲夢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
南之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
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
名存焉定四年左傳稱楚昭王寢于雲中則此澤
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
文兼上下也此澤既大其內有平土有廠土惟塗
有高丘水去可為耕作畝畝之治

泥廠田惟下中廠賦上下田第八賦第廠

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土所出與疏傳土所

正義曰與揚州同而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者
蓋以善者為先由此而言之諸州貢物多種其次

第皆以當州
貴者為先也
杔 幹 栝 柏
幹栝也柏葉
疏 傳幹柏
至曰栝

正義曰幹為弓幹考工記云弓人取幹之道也以
拓為上知此幹是栝也釋木云栝柏葉松身陸機

毛詩義疏云杔栳栳漆相似如一則杔似栳漆也
栳栳栳皆木名也以其所施多矣拓木惟用為弓

幹弓幹莫若拓
亦故舉其用也
礪 砥 砮 丹
砥細於礪皆磨石也
砮石中矢鏃丹朱類

正 傳 砥 細 至 朱 類
▲正義曰砥以細密為名礪以
磨礪為稱故砥細於礪皆磨石也鄭云礪磨刀

石也精者曰砥魯語曰肅慎氏貢栝矢石砮
云砮矢鏃之石也故曰砮石中矢鏃丹者丹石

故云朱類王肅
云丹可以為采
惟 筥 箛 楛 三 邦 底 貢 厥 名

茵 簞 美 竹 楛 中 矢 幹 三 物 皆 出 雲 夢 之
澤 近 澤 三 國 常 致 貢 之 其 名 天 下 稱 善
疏 傳 筥 簞

楷木名
似荆

正義曰：箇，籥美竹。當時之名猶然。鄭云：箇，籥箛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箇，籥箛是兩種竹也。肅慎

氏貢矢，知楷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澤。當時驗之，猶然。經言三邦底貢，知近澤三國，致此貢也。

之續，厥名則其物特有美名，故云其名。包，抽。疏。天下稱善，鄭立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包抽。

傳：抽，抽。▲正義曰：包，下言匭菁茅，說文云：匭，受物之器，象形也。凡匭之屬皆從匭。匱，匣之字，皆從匭。

匱亦從匭，故匭是匣也。菁茅，既以匭盛，非所包之物。明包必有裏也。此州所出，與揚州同。揚州厥包。

抽，知此包是抽也。王肅云：匭菁茅。匭匣也。揚州厥包，抽從省而可知也。匭菁茅。

疏。傳：匭匣至縮酒。▲正義曰：匭是匱之別名，匱之小者，菁茅所盛，不須大匱，故用縮酒。

匣也。周禮：臨人有菁，菹鹿藿，故知菁以為菹。鄭云：菁，菁也。菁，菁處，皆有而令此州貢者，蓋以菁

菁大菁

璣大珠
有光可
以為鏡

味善也。僖四年左傳：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茅以縮酒也。郊特牲云：

縮酒用茅明酌也。鄭注云：以茅縮酒也。周禮甸師

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為茜，茜讀為縮束

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

縮。杜預解左傳用鄭興之說，未知誰同。孔旨特令

此州貢茅，茅當異於諸處。杜預云：茅之為異未審

也。或云：茅有三脊，案史記齊桓公欲封禪，管仲觀

其不可窮，以辭因設，以無然之事云。古之封禪，江

淮之間，三脊茅以為藉，此乃懼桓公耳。非荆州所

有也。鄭玄以菁茅為一物，匭猶纏結也。菁茅

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厥能

玄纁璣組。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疏傳此州至

義曰：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

為絳，纁絳一名也。考平記云：三又為纁，五入為緋。

尚

二

余

七入為緇鄭云染纁者三人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緇又再染以黑則為緇玄色在緇緇之間其六入者是染玄纁之法也此州染玄纁色善故令貢之說文云璣珠不圓者故為珠類玉藻說佩玉所懸者皆云組綬是九江納錫大龜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組綬相類之物也

水中龜不常用疏傳尺二至納之正義曰史記錫命而納之龜策傳云龜千歲滿尺二寸漢

書食貨志云元龜距髯長尺二寸故以尺二寸為大龜冠以九江知出九江水中也文在龍下而言

納錫是言龜不常用故錫命乃貢之也浮于江沱潛漢

納之言此大龜錫命乃貢之也

逾于洛至于南河疏浮于

江沱潛漢正義曰浮此四水荆河惟豫州南

乃得至洛本或潛下有字誤耳

至荆山北伊洛澶澗既入于河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山

山四水合流而入河疏豫州傳伊出至入河正義曰地理志云伊水出

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家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澶水出河南穀城

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者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家領山在上

洛縣境之內沔池在新安縣西穀城潛亭北此即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耳

伊澶澗三水入洛合流而疏滎波既豬滎澤波水入河言其不復為害也

傳滎澤至渴豬正義曰沆水入河而溢為滎滎是澤名洪水之時此澤水大動成波浪此澤

其時波水已成渴豬言壅遏而為豬畜水而成澤不澤溢也鄭云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

棠澤在其縣東言在棠澤縣之東也馬鄭王本皆
作棠播謂此澤名棠播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
戰于棠澤不名播也鄭玄謂衛狄戰在此地杜預
云此棠澤當在河北以衛敗方始渡河戰處必在
河北蓋此澤跨河導荷澤被孟豬荷澤在胡
南北多而得名耳

名在荷東北水

流溢霜被之

傳荷澤至被之

正義曰地理

有荷澤也又云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
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
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
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
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於此作孟豬左傳爾雅
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

土惟壤下土墳壚

高者壤

下

厥田惟中上厥

賦錯上中

田第四賦第一

厥貢漆臬締紵厥

筐織纊

纊細

疏

傳纊細絲

正義曰禮喪大記

新縣耳織是

錫貢磬錯

治玉右曰

疏

傳治玉至

義曰詩云佗山之石可以攻玉又曰可以為錯磬有以玉為之者故云治玉石曰錯謂治磬錯也

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

東據華山之南西距

疏

梁州傳東據至黑水

正義曰周禮職方

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

岷嶓既藝沱

潛既道

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已可

疏

傳岷山

種藝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

正義曰漢制縣有羌夷曰道地理志云蜀郡有渝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也隴西郡西縣端冢

山西漢水所出是二者皆山名也沱出于江潛出于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入荊州故荊州亦云沱潛

道既蔡蒙旅平和夷底績蔡蒙二山名蔡山曰

之地致功可藝疏傳蔡蒙至可藝▲正義曰地理志云蒙

功可藝疏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云順帝改曰漢

嘉縣蔡山不知所在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是祭

山曰旅也平者言其治水畢猶上既藝也和夷平

地之名致功可藝厥土圭月黎色青黑疏傳色青

藝與平互言耳黑而沃

壤▲正義曰孔以黎為黑故云色青黑其地厥田

沃壤言其美也王肅曰青黑色黎小疏也厥田

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田第七賦第八雜疏傳

第至三等 正義曰傳以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

下中第八為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

八為三也鄭云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

者少耳又有當出上下中下者差復益少與孔異

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璆玉名 剛鐵 傳璆玉至

義曰釋器云璆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美 熊羆狐

王之別名鏤者可以刻鏤故為剛鐵也

貍織皮 貢四獸之 傳貢四至金罽 正義曰與

貢四獸之皮釋言云羗罽也舍人曰羗謂毛罽也

胡人續羊毛作衣孫炎曰毛羗為罽織毛而言皮

者毛附於皮故 西傾因栢是來浮于潛逾于

以皮表毛耳 西傾因栢是來浮于潛逾于

西傾山名栢水自西傾山南行 傳西傾至曰

因栢水是來浮于潛漢上曰沔 正義曰

沔 正義曰

為之 罽織毛

下文道山有西傾知是山名也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栢水是來浮於潛水也地理志云栢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也不知南行幾里得栢水也下傳云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是漢上曰沔入于渭亂于河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而**疏**

傳越沔至曰亂正義曰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

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帝

都在河之東故渡河陸行而還帝都也以每州之

下言入河之事河近帝都知是還都自所治也正

絕流曰亂釋水文黑水西河惟雍州西距黑水

孫炎曰橫渡也東據河龍

門之河在疏雍州傳西距至州西正義曰禹

州西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言梁

州之境先以華陽而後黑水從梁道雍自南向此故先黑水而後西河計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

不越河而西踰黑水于肅云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徧檢孔本皆云西距黑水東據河

必是誤也又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耳制云自東河至

於西河千里而近是弱水既西導之西流**疏**傳導

合黎正義曰諸水言既導此言既西由地勢不同導之使西流也鄭云眾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

其西涇屬渭納屬逮也水北曰納**疏**傳屬逮至下也

義曰屬謂相連屬故訓為逮逮及也言水相及詩毛傳云納水涇也鄭云納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

面望水則北為北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為渭納知水北曰納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從故道也

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岍頭山漆沮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行千六百里

既從澧水攸同澧水所同同之於渭**疏**傳漆沮

正義曰詩云自土沮漆毛傳云沮水漆水也則漆沮本為二水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西關駟

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沮則不知所出蓋東入渭時已與漆合渭發源遠以渭

為主上云涇屬渭是矣故此言漆沮既從已從於渭澧水所同亦同於渭以渭為主故也地理志澧水出

扶風鄠縣東南北荆岐既旅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荆在岐東非荆

州之**疏**傳已旅至之荆正義曰洪水之時祭祀禮廢已旅祭而言治功畢治水從下自東

而西先荆後岐荆在岐東嫌與上荆為一故云非荆州之荆也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

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北彼是荆州之荆也終南博物至于鳥

鼠三山名言相望疏傳三山至相望正義曰以荆岐單

於為首尾之辭故言相望也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象上既旅之文也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

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博物皆在縣東原隰底績至于

豬野下濕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疏傳下濕至致功正義曰

云豬野澤在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為豬野澤鄭玄以為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

隰地從此致功三危既宅三苗丕叙西裔之

居三苗之族大有疏傳西裔至之功正義曰左次叙美禹之功傳稱舜去四凶投之四裔舜

典云甯三苗於三危是三危為西裔之山也其山必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地理志杜林以為燉煌郡即古瓜州也昭九年左傳云先王居擣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燉煌也鄭玄引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禹治水夫已甯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定故云三危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厥土惟大有次叙記此事以美禹治之功也

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

疏

傳田第一至功少正義曰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外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

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

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即為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

此非永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疏傳

琳至似珠。正義曰。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說者皆云。球琳美玉名。琅玕石

而似珠者。必相傳。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驗實有此言也。

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崑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疏

傳。積石至西界。正義曰。地理志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

非河之源。故云河所經也。河從西來。至此北流。故禹崑河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故升

里而東千里而南至于龍門西河也地理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

河東郡之西界也禹至此渡河而還都白帝也或誤為治此說禹行不說治水也會于

渭汭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疏傳逆流至西上正義曰

向故逆流曰會從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此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

惟言還都之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織皮崑崙析支渠

搜西戎即叙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

禹之功及所由及疏傳織皮至戎狄也正義曰四國皆戎狄也

布有此四國崑崙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國皆是戎狄也未以西戎揔之此戎在荒服之外流沙之

內牧誓云武王伐紂有羌鬃從之此是羌鬃之屬
禹皆就次叙美禹之功遠及戎狄故記之也鄭玄
云衣皮之民居此崐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
西戎也王肅云崐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西
戎西城也王肅不言渠搜鄭併渠搜為一孔傳不
明或亦以渠搜為一通西戎為四也鄭以崐崙為
山謂別有崐崙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所
以孔意或是地名國號不必為山也

導岍及

岐至于荆山

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
通水故以山名之三山皆在雍州

疏

導岍及岐 正義曰上文每州說其治水登山
從下而上州境滿絕未得徑通今更從上而下

條說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
之傍所有水害皆治訖也因魚州在北故自北為
始從此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為三條地理志云
禹貢三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

郡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為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嶠冢南條鄭玄以為四列導岍為陰列西傾為次隸列嶠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鄭玄創為此說孔亦當為三條也岍與嶠冢言導西傾不言導者史文有詳略以可知故省文也 傳更理至雍州 ▲正義曰荆岐

上已具矣而此復言之以山勢相連而州境隔絕更從地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揔解此下導山水之意也其實通水而文稱導山者導山本為治水故以導山名之地理志云吳岳在扶風岍縣西古文以為岍山岐山在美陽縣西 逾于河 此謂北荆山在懷德縣三山皆在雍州

龍門疏傳此謂至西河 ▲正義曰逾于河謂山逾西河疏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故云此謂

龍門西河言此處山不絕從此而渡河也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三

在冀州太亦傳三山至黨西正義曰地理志云

岳上黨西亦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

東蒲坂縣南太岳在河東堽縣東是三山在

冀州以太岳東近上黨故云在上黨西也砥柱

析城至于王屋此三山在冀州亦傳此三至東

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濩澤縣西王屋在河東垣

縣東北地理志不載砥柱砥柱在太陽關東析城

之西從砥柱至王屋在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

冀州南河之北東行也

于海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

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

亦傳此二至言之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行山在

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

太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云此二山

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傍之水皆入海

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此，衆山
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漳路
汾涑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底柱，折城濟出王屋，
淇近太行，恒衛潁施濬，易近恒山，碣石之等也。西

傾朱圉鳥鼠

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

山疏

傳西傾至南山。正義曰：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在天水冀縣南，言在

積石以東，見河所經也。地理志云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渭水所出在隴西郡之西，是三

者皆雍州之南山也。

至于太華

相首尾而東。

疏

傳相首尾而東。正義曰：地理志

云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鳥鼠東。能耳外方桐，望太華太遠，故云相首尾而東也。

柏至于陪尾

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

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

云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伊水所出嵩高山在穎川嵩高縣古文以為外方山桐柏山在南陽平

氏縣東南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是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

也凡舉山名皆為治水故言水之所經洛出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導山本為治水故云

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導嶓冢至于荆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也

山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疏傳漾水至荆州正義經荆山荆山在荆州疏曰下云嶓冢導漾梁州

云岷嶓既藝是嶓冢在梁州也荆内方至于大别

别在荆州漢所經疏傳内方至所經正義曰地理志云草山在江夏竟

陵縣東北古文以為內方山地理志無大別鄭玄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縣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荊州界

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岷山江所出在梁州 衡山江所經在荊州

疏

傳岷山至荊州 正義曰其下云岷山導江梁州岷嶠既藝是岷山在梁州也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相南縣東南上言衡陽惟荊州是江所經在荊州也 過九江至于敷淺

原

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敷淺原一名博陽在揚州豫章界

疏

傳言衡至章界 正義曰衡即橫也東西長今之人謂之為嶺東行連延過九江之水而東接

從首
自土
也

於敷淺原之山也、經於岍及嶓冢言導岍山言陽
故解之、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言岍山之南至敷

淺原別以岍山為首、不與大別相接、由江所經、別
記之耳、以見岍非三條也、地理志豫章歷陵縣、有

有博陽山、古文導弱水至于合黎、合黎水名、
以為敷淺原、**疏**

導弱水、正義曰、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
北為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

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
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為大、河在北、故先言

河也、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其濟發源河北、越河
而南、與淮俱為四瀆、故次濟次淮、其謂與洛俱入

于河、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凡此
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沈水不出于山、文單故

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山連、既繫於山、不須言水
積石山非河上、導河積石言

積石山非河上、導河積石言

積石山非河上、導河積石言

積石山非河上、導河積石言

積石山非河上、導河積石言

積石山非河上、導河積石言

積石山非河上、導河積石言

發首積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鄭玄云：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別導與自？河出崑崙，發源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而云導河也？

傳合黎至沙東

正義曰：弱水得入合黎，知合黎

是水名。顧氏云：地說書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

因山為名。鄭玄亦以為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

縣桑欽以為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

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為流沙，如志之言

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

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

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

沙之東，不得

在其西也。餘波入于流沙，弱水餘波西導

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

疏

傳黑水至南海

正義曰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

年始開為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正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

順經文耳案酈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

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道守河

積石至于龍門

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

疏 傳

功至通流

正義曰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故言施功發於積石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

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砥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或鑿

山或空地以通流言自積石至海皆然也釋水云
河出崑崙虛色白李巡曰崑崙山名虛山下地也

邦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
衆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

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
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

陽開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
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為中國河郭

璞云其去崑崙里
數遠近未得詳也
南至于華陰
河自龍門南流
至華山北而東

行
東至于底柱
底柱山名河水
分流包山而過
山見水中若柱
然在西號之界

又東至于孟津
孟津地名在洛
北都
疏傳孟津
道所湊古今以
為津

正義曰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致津謂之孟
津傳云地名謂孟為地名耳杜預云孟津河內河

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爲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爲武濟。東過

洛汭至于大伾。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伾傳洛

北行。正義曰洛汭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釋

山云再成。英一成。伾李述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

伾。傳云再成曰伾。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玄

云大伾在脩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臯縣山也。漢

書音義有巨瓚者。以爲脩武武德無此山也。成臯

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

瓚言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水名入。疏傳降

當然。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澤名。疏水至

澤名。正義曰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案班固

漢書以襄國爲信都。在大陸之南。或降水發源在

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若

其不爾。則降水不可知也。鄭以降讀爲降。江聲

轉為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
河此近降水也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
之共此鄭曾又北播為九河北分為九河以殺
臆不可從也其溢在兗州界

同為逆河入于海

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渤海皆禹所加功故叙之

疏

傳同合至叙之

正義曰傳言九河將欲至海更同合為一大河名為逆河而入于渤海也鄭

玄云下尾合名為逆河言相向迎受王肅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於海其意與孔同

嶧冢

導漾東流為漢

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在漢中東行為漢水

疏

傳泉始至漢水

正義曰傳之此言當據時人之名為說也地理志云漾水出隴西氏道縣至

武都為漢水不言中為沔水孔知嶧冢之東漢水之西而得為沔水者以禹治梁州入帝都白所治

云逾于沔入于渭是沔近於渭當梁州向冀州之路也應劭云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縣為夏水

過江夏郡入江既云江別明與此沔別也依地理志漢水之尾變為夏水是應劭所云沔水下尾亦

與漢合乃又東為滄浪之水別流在荆州**疏**傳別流在荆州

正義曰傳言別流似分為異水案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以上在梁州故此云在

荆州過三澨至于大別三澨水名入漢大別山名南入于江觸

入江南東匯澤為彭蠡匯迥也水東迴東為北

江入于海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疏**傳自彭至入

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為三江既入入震澤也故言江自彭蠡分而為三江復共入震澤出

澤又分為三此水遂為北江而入于海鄭玄以為
三江既入入于海不入震澤也孔必知入震澤者

以震澤屬揚州彭蠡在揚州之西界今從彭蠡有
三江則震澤之西三江具矣今云三江既入繼以

震澤底定故知三江入震澤矣今南人以大江不
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職方揚州

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
入海既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

等小江之說山水同今變易故鄭云岷山導江
既知今亦當知古是古今同之驗也

東別為沱江東南流沱東行正義
疏傳江東至東行正義
曰以上云浮于江沱潛

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又東至于澧澧水
南知江東南流而沱東行

傳澧水名正義曰鄭玄以此經自導弱水已下
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

水名故以合黎為山名澧為陵名鄭玄云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為縣

平孔以合黎與澧皆為水名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則本源入合黎矣合黎得容弱水知是水名楚辭曰濯余佩兮澧浦

澧亦為過九江至于東陵江分為九道在荆州東陵地名

分至地名正義曰九江之水禹前先有其處禹今導江過歷九江之處非是別有九江之水

東地北會于匯地溢也東溢分流匯傳地溢至彭

地言匯地邪出之言故為溢也東溢分流又都共聚合北會彭蠡言散流而復合也鄭云東地者為

南江孔意或然至東為中江入于海有北有

之與會更異文耳正義曰地理志云南知疏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無

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道導沈水東流

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

為濟 泉源為沈流去為

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

傳言在温西北平地者濟水近在河內孔必驗而

知之見今濟水所出在温之西北七

十餘里温是古之舊縣故計温言之

為榮

並流數里溢為榮澤在教倉東南

水至東南正義曰此皆目驗為說也濟水既入

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

還清故

東出于陶丘北

陶丘丘

可知也 釋丘云再成為陶丘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地理志云定陶縣

西南有陶丘亭又東至于蒞蒞之水又東北會于汶

汶合又北東入于海北折道導淮自桐柏桐柏山在

南陽傳桐柏至之東正義曰地理志云桐柏之東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

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傳言南陽郡之東也東會于泗

沂東入于海與泗沂二水合入海疏傳與泗至入海正

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乃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

沂水入泗處去淮道寸渭自鳥鼠同穴鳥鼠共為

已近故連言之鳥鼠至出焉平義曰釋疏鳥鼠同穴其鳥為鵠其

鳥鼠水出焉

鼠為鼠李也曰鷓鴣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鷓鴣如人家鼠而短尾鷓鴣似鷄而小黃黑

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尚書孔傳云共為雄雌張氏地

理記云不為牝牡璞並載此言未知誰得實也地理志云隴西首陽西南有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

至京北北公司空縣入河東會于澧又東會過郡西行千八百七十里

于涇澧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漆沮水

名亦曰洛水傳漆沮至翊北▲正義曰地理志出馮翊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

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文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為洛

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池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漆

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

沮漆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導洛自熊耳在宜陽東之西

北會于澗瀍會于河南城南又東會于伊合於洛陽之南又

東北入于河合於鞏之東九州攸同所同事在下四隩既

宅四方之宅已可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

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水火金木

土穀甚修治庶土交正底慎財賦交俱也東土言政比和俱得其正謂

壤墳虛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咸則三壤成賦中

邦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疏九州至中邦正義曰昔堯遭洪水

道路阻絕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摠叙之今九州所共同矣所同者四方之宅已盡可居矣九州

之山刊槎其木旅祭之矣九州之川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皆陂障無決溢矣四海之內

皆得會同京師無乖異矣六材之府甚修治矣言海內之人皆豐足矣水災已除天下眾土墳壤之

屬俱得其正復本性故也民既豐足取之有藝致所重慎者惟財貨賦稅也慎之者皆法則其三品

土壤準其地之肥瘠為上中下三等以成其貢賦之法於中國美禹能治水土安海內於此摠結之

傳所同事在下正義曰九州所同與下為目故言所同事在下四隩既宅已下皆是也其言九山

九川九澤最是同之事矣。傳四方至可居。▲正
義曰室隅為隩，隩是內也。人之造宅為居，至其奧
內，遂以隩表宅，故傳以隩為宅，以宅內可居言四
方舊可居之處皆可居也。傳九州至溢矣。▲正
義曰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言之，所言之
不盡，故於此復更摠之。九山九川九澤言九州之
內所有山川澤無大無小，皆刊槎決除已訖，其皆
旅祭，惟據名山大川言旅者，往前大水旅祭，禮廢
已旅，見已治也。山非水體，故以旅見治其實，水亦
旅矣。發首云莫高山大川，但是定位，皆已旅祭也。
川言條除泉源，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蕩除之，無
壅塞也。澤言既陂，往前濫溢，今時水定，或作陂，以
障之，使無波溢。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
傳四海至化和。▲正義曰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
曰會，房見曰同，此言四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
得聚。言京師非據諸侯之身朝天子也。夷狄戎蠻

謂之四海。但天子之於夷狄，不與華夏同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內，卽是九州之中，乃有萬國萬國。同其風化，若物在繩索之貫，故云九州同風萬國共貫。大禹謨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皆修治者言。政化和也。由政化和平，民不失業，各得殖其資產，故六府修治也。傳交俱至過度。正義曰：交錯更互俱之義，故交爲俱也。洪水之時，高下皆水土失本性，今水災旣除，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壙還復其壤墳壙之性也。諸州之土，青黎是色，塗泥是濕，土性之異，惟有壤墳壙耳，故舉三者以言也。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謹慎其事，不使害人，言取民有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傳皆法至害除。正義曰：土壤各有肥瘠，貢賦從地而出，故分其土壤爲上中下計，其肥瘠等級甚多，但舉其大較，定爲三品。法則地之善惡，以爲貢賦之差，雖細分三品，以爲九等，入功修少，當時小異，要民之常稅必

隄其土故皆法三壤成九州之賦言得施賦法以
明水害除也九州即是中邦故傳以九州言之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台我也天子建德

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王者
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

錫土至朕行 ●正義曰此一經皆史美禹功言九
州風俗既同可以施其教化夫子惟當擇任其賢

者與共治之選有德之人賜與所生之土為姓既
能尊賢如是文天子立意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

天下之民無有距違我天子所行者皆禹之使然
故叙而美之 傳台我至行者 ▲正義曰台我釋

詁文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隱八年左傳文既引其
文又解其義土地也謂有德之人生于此地天子以

地名賜之姓以著顯之周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
如詐曰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為



為皆是因生賜姓之事也。臣蒙賜姓其人少矣。此事是用賢大者，故與以為言。王者既能用賢，又能謹敬其立意也。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無有距違我天子之行者。論語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王者自敬其德，則民豈敢不敬之？人皆敬之，誰敢距違者？聖人行而天下皆悅動，而天下皆應用此道也。

五百里甸服

規方千里

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

疏

五百里甸服。正義曰：既言九州同風，法

壤成賦，而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叙彌成五服之事。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為之節文，使賦役有恒，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於百里，即為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為一節。三百里外共為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

二內三百里為一節外二百里為一節以遠近有較故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於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貢不入穀侯主為斥候二百里內徭役差多故各為一名三百里外同是斥候故共為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後二百里舉大率為差等也傳規方至百里而正義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立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者主治田故

百里賦納總

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服名甸也

國馬疏傳甸服至國馬正義曰去王城五百里摠馬名甸服就其甸服內又細分之從內而出此

為其首故云甸服之近王城者總者總下銓積禾穗之彙總皆送之故云禾彙曰總入之供餉國

結字書
作稽稟
未去皮
為席祭
天疑是
平

馬周之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

二百里納銍

銍刈謂

也

傳銍刈謂禾穗

正義曰劉熙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云銍穫禾短鎌也詩云奄觀銍刈用銍刈

者謂禾穗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禾穗也

三百里納秸服

服稟役

結稟也

傳結稟也服稟役

正義曰郊特牲云莞簞之安而稟結之設結亦稟也雙言之耳去穗送稟

易於送穗故為遠彌輕也然計什一而得稟粟皆送則秸服重於納銍則垂近重遠輕之義蓋納粟

之外斟酌納稟服稟役者解經服字於此言服明上下服皆並有所納之役也四百里猶尚納粟此

當稟粟別納非是徒納稟也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所納精者

是徒納稟也

傳所納至者多

正義曰直納粟米為少禾稟

俱送為多其於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麤

疏

俱送為多其於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麤

遠輕而近重耳。五百里侯服。甸服外之五百里侯。疏傳

服至服事。正義曰：侯聲近，故為侯也。襄十八

年左傳稱晉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

行之也。斥侯謂檢行險阻，伺侯盜賊。此五百里主

為斥侯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因見諸言服者皆

是服。百里采。侯服內之百里，供。疏傳：侯服至主一

事也。正義曰：采訓為

事，此百里之內，主供王事而已。事謂

役也。有役則供，不主於一，故但言采。二百里男

邦。男任也。任。疏傳：男任也。任王者事。正義曰：男

王者事。疏聲近，任故訓為任。任王者事，任受

其役，此任有常，殊於不主一也。言

邦者，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也。三百里諸侯

三百里同為王者斥。疏傳：三百至一名。正義曰

侯，故公三為一名。疏經言諸侯者，二百里內同

為王以斤侯在此內所至事同故合三百五百

里綏服

綏安也侯服外之五

疏

正義曰綏安至政教

誥文要服去京師已遠主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此綏服路近言安服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束而自

服也周語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

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彼賓服當此綏服韋昭

云以文武侯衛為安王賓之因以名服然則綏者

據諸侯安王為名賓者據王勘諸侯為名彼云先

王之制則此三百里揆文教揆度也度王者文

服舊有二名

皆**疏**傳揆度至皆同▲正義曰釋詁訓揆為度故

同**疏**雙言之以王者有文教此服諸侯揆度王者

政教而行之必自揆度恐其不

合上耳即是安服王者之義**二百里奮武衛**

見王者
之文教
曰准十
之

文教外之二百里奮疏傳文教至以安▲正義曰武衛天子所以安疏既言三百言二百嫌是

三百之內以下二服文與此同故於此解之此是文教外之二百里也由其心安王化奮武以衛天

子所以名此服為安也內文而外武故先揆文教後言奮武衛所從言之異與安之義同奮武衛天

子是其安之驗也言服內諸侯心安天子非言天子賴諸侯以安也五百里要服

綏服外之五百疏傳綏服至文教▲正義曰要者里要束以文教疏約束之義上言揆文教知要者

要束以文教也綏服自揆天子文教恐其不稱上旨此要服差遠已慢王化天子恐其不服乃以文

教要服之名為要三百里夷守平常之教二百見其疎遠之義也事王者而已

里蔡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疏傳蔡法至差簡▲正義曰蔡

里夷。夷訓平也。言守平常教。此名爲蔡。蔡簡於夷。故言蔡爲法。法則三百里者。去京師彌遠。差復

簡易。言其不能守平常也。**五百里荒服**。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略。**疏**。傳

服至簡略。正義曰。服名荒者。王肅云。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傳言荒。又簡略。亦當以爲荒。忽

又簡略於要。**三百里蠻**。以文德。蠻來。不制。以法。**疏**。傳以文服之。蔡也。之。不制。以法。

正義曰。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緡也。其意言蠻是緡也。緡是繩也。言蠻者

以繩束物之名。揆度文教。論語稱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故傳言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國內

之法。強逼之。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然甸侯綏要。四服俱有。三日之役。什一而稅。但二百

里。蔡者。稅微差簡。其荒服。力役田稅。並無。故鄭注云。蔡之言殺減。殺其賦。荒服既不役。作其人。又一

賦其田事也其侯綏等所出稅賦各入本國則亦有納總納銍之差但此據天子立寸耳要服之內皆有其文教故孔於要服傳云要束以文教則知已上皆有文教可知獨於綏服三百里云揆文教者以去京師既遠更無別供又不近外邊不為武衛其要服又要束始行文教無事而能揆度文教而行者惟有此三百里耳奮武衛者在國習學兵武有事則征討夷狄不於要服內奮武衛者以要服逼近夷狄要束始

二百里流

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凡五服相距為方

五千

傳流移至千里

▲正義曰流如水流故云移

疏

也其俗流移無常故政教隨其俗任其去來

不服蠻來之也凡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別二千五百里四正相距為方五千里也賈逵馬

融以為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與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照各五百里是四面相距為

方六千里鄭玄以爲五服服別五百里與之舊制之禹弼之每服之間交培五百里而至于五千里杜預爲方萬里司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以爲然故肅注此云西馬旣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乎治山川不在拓境廣王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也則鄭玄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太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不入未暇以征伐爲事且其所以爲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稟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是同於孔也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爲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於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

域山川戴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故王肅上篇注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言經指直方之數漢據迴邪之道有九服五服其地雖同王者革易自相變改其法不改其地也鄭玄不言禹變堯法乃云地倍於堯故王肅所以難之五制云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彼自言不盡明未至遠界且五制漢世為之不可與經合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

朔南暨聲教

漸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

訖

于四海禹錫之圭

成

色禹功

故堯錫玄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疏東所。凡言五顯之。言天功成。海西被。

及于流沙其北與南雖在服外。與聞天子威聲。文教時來朝見。是禹治水之功。盡加于四海。以禹

功如是。故帝賜以玄圭。告其能成天之功也。傳漸入至朝見。正義曰。漸是沾濕。故為入。謂入

海也。覆被是遠。及之辭。故為及也。海多邪曲。故言漸入流沙。長遠。故言被及。皆是過之意也。五服之

下方說。此事故言此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言其聞風感德而來朝也。鄭玄云。南北不言

所至。容踰之。此言西被於流沙。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也。而地理志以流沙為張掖。居延澤是也。計

三危在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傳玄。天至功成。正義曰。考正記。天謂之玄。是玄為天色。禹

之蒙賜。必是堯賜。故史叙其事。禹功盡加于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必以天色圭者。言天功成。

也。大禹謨：舜美禹功云：地乎天成，是天功成也。

尚書注疏卷第六

尚書五經卷第六

出平天...
大禹...
天...
...

尚書注疏卷第七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夏書

甘誓第二

五子之歌第三

胤征第四

甘誓第二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夏啓嗣禹立
疏
與

至甘誓正義曰夏王啓之時諸侯有扈氏叛王
命率衆親征之有扈氏發兵拒啓啓與戰于甘地

之野將戰集將士而誓戒之史叙其事作甘誓傳
夏啓至之罪正義曰孟子稱禹薦益於天七年

禹崩之後益避啓於箕山之陰天下諸侯不歸益
而歸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即天子位史記夏本

紀稱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蓋由自堯舜受禪
相承啓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云夏啓嗣禹立伐

有扈之罪言繼立者見甘誓甘有扈郊地
其由嗣立故不服也疏
甘誓
正

義曰發首二句叙其誓之由其王曰已下皆是誓
之辭也曲禮云約信曰誓將與敵戰恐其損敗與

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也將戰而誓是誓之大者
禮將祭而號令齊百官亦謂之誓周禮大宰云嗣

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玄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

是誓辭之略也彼亦是約信但小於戰之誓馬融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誥誓俱是號令之辭意小

異耳傳甘有至先誓正義曰地理志扶風鄠縣古扈國夏啓所伐者也鄠扈音同未知何時改

也啓伐有扈必將至其國乃出兵與啓戰故以甘為有扈之郊地名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名計啓

西行伐之當在東郊融則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將戰先誓誓是臨戰時也甘誓牧誓費誓皆取誓

地為名湯誓舉其王號泰誓不言武誓者皆史官不同故立名有異耳泰誓未戰而誓故別為之名泰

誓自悔而誓非為戰誓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天子自約其心故舉其國名

其將皆命卿王曰嗟六事之人故曰六事予誓告汝有

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恃

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天用勦絕其命其用

失道故勦截也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恭奉也言欲截絕之左

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左車左左方主射右不攻于

右汝不恭命右車右右勇力之士御非其馬之正汝

不恭命御以正馬為政三者用命賞于祖天子親征必載

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弗用命戮于社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

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予則孥戮汝孥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

也非但止汝身辱
及汝子言恥累也
疏自先戰至戮汝
正義曰史官

于甘之野將欲交戰乃召六卿令與眾士俱集王
乃言曰嗟重其事故嗟歎而呼之汝六卿者各有

軍事之人我設要誓之言以勅告汝今有扈氏威
虐侮慢五行之盛德怠惰棄廢三才之正道上天

用失道之故今欲截絕其命天既如此故我今惟
奉行天之威罰不敢違天也我既奉天汝當奉我

汝諸士衆在車左者不治理於車左之事是汝不
奉我命在車右者不治理於車右之事是汝不奉

我命御車者非其馬之正令馬進退違戾是汝不
奉我命汝等若用我命我則賞之於祖王之前若

不用我命則戮之於社王之前所戮者非但止汝
身而已我則并殺汝子以戮辱汝汝等不可不用

我命以求殺敵戒之使齊力戰也
卿正義曰將戰而召六卿明是卿為軍將天子至命

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也鄭玄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經言大戰者鄭玄云天子之兵故曰大孔無明說蓋以六軍並行威震多大故稱大戰傳各有至六事正義曰卿為軍將故云乃召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已鄭玄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徧勅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間六卿之身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為揔呼之辭傳五行至亂常正義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時各有其德月令孟春三日太史謁於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夏云盛德在火秋云盛德在木冬云盛德在水此五行之德王者雖易姓相承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共所取法而有扈氏獨侮慢之所以為大罪也且五行在人為仁義禮智信威侮五行亦為侮慢此五常而不行也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天子廢君且之義失相親之

恩五常之道盡矣是威侮五行也無所畏忌作威
虐而侮慢之故云威虐侮慢易說卦云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物之爲大無大於此者周易謂之三才人生天
地之間莫不法天地而行事以此知怠惰棄廢天
地人之正道棄廢此道言亂常也孔馬鄭王與皇
甫謚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並依世本之文楚語
云昭王使觀射父傅太子射父辭之曰堯有丹朱
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恃親而不恭
也周語云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禹始得姓有扈與
夏同姓則爲啓之見弟如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
以姒爲姓故禹之親屬舊已姓姒帝嘉其德又以
姒姓顯揚之猶若伯夷國語稱賜姓曰姜然伯夷
是炎帝之後未賜姓之前先爲姜姓與此同也故
有扈以爲夏之同姓傳用其至滅之正義曰
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

皆示有所稟承不敢專也有扈既有大截絕其命
滅故原天之意言天用其失道之故欲截絕其命
謂滅之也勦是斬斷之義故為截也傳左車至
其職正義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
上也故左為車左則右為車右明矣宣十二年左
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
聞致師者左射以葷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
折馘執俘而還是左方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
也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者以戰主殺敵左
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惟主馬故特
言之互相明也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皆
如此耳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
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為節度成二年
左傳說晉伐齊云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卻
克傷於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
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躬豈敢言病卻

克傷於矢而鼓音未絕張侯為御而血深左輪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攻之為治常訓也治其職者左當

射人右當擊刺是其所掌職事也傳御以至我命正義曰御以正馬為政言御之政事事在正馬故

馬不正則罪之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為馬之正也左右與御三者有失言皆不奉我

命以御在後故摠解之傳天子至不專正義曰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任行載於齊

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任行有功則賞祖主任示不專也周

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玄云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

事也傳天子至之義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拔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

行也郊特牲云惟為社事單出里皮以社事言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之前奔北謂背陳走也

所以刑賞異處者社主陰陰主則祖主陽陽主生
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
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徧叙諸勳
乃至太祖賞耳傳孥子至累也正義曰詩云樂
爾妻孥對妻別文是孥為子也非但止辱汝身并及
汝子亦殺言以恥惡累之湯誓云予則孥戮汝傳曰
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
孥戮汝權以脅之使勿犯此亦然也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孔氏傳

太康失邦

啓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
事為羿所逐不得反國

昆弟五人須

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於
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

疏

太康至之
為羿所逐失其

正義曰啓子太康以遊畋棄民
邦國其未失國之前畋于洛水

之母待太康之弟更有昆弟五人從太康畋獵與其

其事作五人即啓之五子並怨太康各自作歌史叙

第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弟嫌五子之歌啓之五

名五子之歌正義曰史述作歌之由先敘失

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而辭相連接自為終始

相顧從輕至甚其一其二蓋是昆弟之次或是作

言五子不知謂誰故言啓之五子太康之弟叙怨

父以太康尸位以逸豫尸主也主以尊滅厥德黎

民咸貳

君喪其德則衆民皆二心矣

乃盤遊無度

盤樂遊逸無法度

畋

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洛水之表水曰旬田獵過

之南十日不還

有

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

廢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

御侍也言從畋

篚于洛之汭五

子咸怨

待太康怨其久畋失國

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述循也歌以叙

怨

疏

太康至作歌牧養兆民太康主

正義曰天子之在天位職當以尊位用為逸豫滅其人

君之德衆人皆有二心太康乃復愛樂遊逸無有法度畋獵於洛水之表一出而十旬不反有窮國

君其名曰羿因民不能堪忍太康之惡率衆距之于河不得反國太康初去之時其弟五人侍其母

以從太康太康畋于洛南五弟待於洛北太康久而
不反致使羿距于河五子皆怨太康追述大禹之戒
以作歌而各叙己怨之志也其弟待母以從太康太
康初去即然待於洛水之北以冀太康速反羿既距
之五子乃怨史述太康之惡旣盡然後言其作歌故
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然也傳
尸至也正義曰釋詁文傳有窮至廢之正義
曰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
然則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
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
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
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
羿焉彈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
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
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
彼言則不知十名為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

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傳述循至叙怨正義曰述循釋詁文循其

所戒用作歌以叙怨也其一曰皇祖有訓其二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其三恨亡國都其四恨絕宗

祀其五言追悔無及直是指怨太康非為述祖戒也本述戒作歌因即言及時事故言祖戒以摠之其

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皇君也君祖禹有訓戒近謂親之下謂失分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言人君當固民以安國予視天下愚夫

愚婦一能勝予言能畏敬小民所以得衆心一人三失怨豈在

明不見是圖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備其微予臨兆民懍乎若

朽索之馭六馬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懍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危懼甚

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能敬則不驕在上

不驕則高而不危

其一至不敬

正義曰我君祖大禹有訓戒之事言民可親近不可卑賤輕下令其失分則人懷怨則事上之心不固矣民惟邦國之本本固則邦寧言在上不可使人怨也我視天下之民愚夫愚婦一能過勝我安得不敬畏之也所以畏其怨者一人之身三度有失凡所過失為人所怨豈在明著大過皆由小事而起言小事不防易致大過故於不見細微之時當於是豫圖謀之使人不怨也我臨兆民之上常畏人怨慄慄乎危懼若腐索之馭六馬索絕則馬逸言危懼之甚人之可畏如是為民上者奈何不敬慎乎怨太康之不恤下民也傳皇君至失分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述禹之戒知君祖是禹禹有訓也民可近者據君為文近謂親近之也下謂卑下輕忽之失本分也奪其典時勞以橫役是失

分也故下云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是畏敬下民也 傳言能至衆心 正義曰我視愚夫愚

婦當能勝我身是畏敬小民也由能畏敬小民故以小民從命是得衆心也 傳三失至其微 正

義曰顧氏云怨豈在明未必皆在明著之時必於未形之日思善道以自防衛之是備慎其微也

傳十萬至懼甚 正義曰古數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也慄慄心懼之意故為危貌朽腐常訓也

腐索馭六馬索絕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

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玄以周禮

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為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

法也然則此言馬多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懼深故舉六以言之

作禽荒

作為也迷亂曰荒色女色禽鳥獸

疏

傳作為至鳥獸正義曰作為釋言文昭

元年左傳晉平公近女色過度惑以喪志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好色好田則精神迷亂故迷亂

曰荒女有美色男子悅之經傳通謂女人甘酒嗜音為色獵則鳥獸並取故以禽為鳥獸也

峻宇彫牆

甘嗜無厭足峻高大彫飾畫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六

者棄德之君必有其一有一必亡况兼有乎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

疏

傳陶唐至四方正義曰世本云帝堯為陶唐氏韋昭云陶

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為天子不言封於陶唐陶唐二字或共為地名未必

如昭言也以天子王有天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方為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

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今失厥道亂

其紀綱乃底滅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自致滅其四曰明明我

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君萬國為天子典謂經籍則法貽遺

也言仁及後世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金鐵

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疏其四至絕祀正義曰有明明

之德我祖大禹也以有明德為萬邦之君謂為天子也

有治國之典有為君之法遺其後世之子孫使法則之

又關通衡石之用使之和平人既足用王之府藏則皆有矣典存國富宜以為政今大康荒廢墜失其業覆滅宗族斷絕祭祀言太康棄典法所以滅宗祀也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萬邦之君謂君統萬國為天子也

典謂先王之典可憑據而行之故爲經籍則法
詁文典謂先王舊典法謂當時所制其事不爲大
異重言以備文耳貽遺釋言文以典法遺子孫言
仁恩及後世 傳金鐵至取云 正義曰關者通
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曆志云二十
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
石爲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爲重物故金鐵曰石
言絲絲止於斤兩金鐵乃至於石舉石而言之則
止稱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解言石之
意非謂所關通者惟金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
布帛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關通權衡則度量之物
懋遷有無亦關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衡石所稱之
物以供民之器用其土或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論
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民既足用則官亦富饒
故通之使和平則官民皆足有典有法可依而行
官民足可坐而守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所以

云也訓緒為業費氏顧氏等意云通金鐵於人官不禁障民得取之以供器用器用既具所以上下

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生則金鐵亦石之類也故漢書五行志云石為怪異入金不從革之條費顧

之義亦得通也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思而悲萬

姓仇予予將疇依仇怨也言當依誰以復國乎鬱陶乎予心顏

厚有忸怩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色愧忸怩心慙慙愧於仁人賢士弗慎厥德

雖悔可追言人君行已不慎其德以速滅敗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乎言無益疏其

至可追正義曰嗚呼太康已覆滅矣我將何所依歸我以此故思之而悲太康為惡毒徧天下萬

姓皆共仇我我將誰依就乎鬱陶而哀思乎我之心也我以此故外貌顏厚而內情忸怩羞慙由太

康不慎其德以致此見距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之乎事已往矣不可如何從首漸怨至此為深皆是

羿距時事也傳仇怨至國乎正義曰相二年左傳云怨耦曰仇故為怨也羿距於河不得復反乃思太康欲歸依之言當依誰以復國乎傳鬱陶至賢士正義曰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思君正鬱陶鬱陶精神憤結積聚之意故為哀思也詩云顏之厚矣羞愧之情見於面貌似如面皮厚然故以顏厚為色愧忸怩羞不能言心慙之狀小人不足以知得失故慙愧於仁人賢士

胤征第四

夏書

孔氏傳

羲和湏淫廢時亂日

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

承太康之後沈湏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

胤往征之作胤征

胤國之君

受王命胤征奉辭罰胤義和至胤征正義曰義

往征之胤罪曰征疏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

官今乃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不以

所掌為意胤國之侯受王命往征之史叙其事作

胤征傳義氏至甲乙正義曰義氏和氏世掌

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所言是其事也義和是重黎

之後楚語稱堯育重黎之後使典天地以至于夏

商是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故此時義和仍掌

時日以太康逸豫臣亦縱弛此承太康之後於今

仍亦懈惰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是

其罪也經云酒荒于厥邑惟言荒酒不言好色故

訓淫為過言耽酒為過差也聖人作曆數以紀天

時不存曆數是廢天時也日以甲乙為紀不知日

食是亂甲乙也傳奉辭罰罪正義曰奉責讓

之辭伐不恭之罪名之曰征

征者正也伐之以正其罪惟仲康肇位四海廢

太康而立其弟胤侯命掌六師仲康命胤侯掌

胤侯命掌六師主六師為大司

胤侯命掌六師胤侯命胤侯掌

胤侯命掌六師胤侯命胤侯掌

胤侯命掌六師胤侯命胤侯掌

胤侯命掌六師胤侯命胤侯掌

胤侯命掌六師胤侯命胤侯掌

胤侯命掌六師胤侯命胤侯掌

在夏世為一代大賊左傳稱羿既篡位寒浞殺之羿滅夏后相相子少康始滅浞復夏政計羿浞相承向有百載為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說踈矣

告于眾曰嗟予有眾

誓勅之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訓為世明證所以定國

安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

言君能慎戒臣能奉有常

法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修職輔君君臣俱明

每歲孟春道

人以木鐸徇于路

道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

官師相

規工執藝事以諫

官師眾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諫失常

其

或不恭邦有常刑

言百官廢職服大刑

義曰胤侯將征義

告于至常刑

正義曰胤侯將征義

和告于所部之衆曰嗟乎我所有之衆人聖人有

者言先王能謹慎敬畏天戒臣人者能奉先王常

法百官修常職輔其君君臣相與如是則君臣俱

明惟爲明君明臣言君當謹慎以畏天臣當守職

以輔君也先王恐其不然大開諫爭之路每歲孟

春適人之官以木鐸徇于道路以號令臣下使在

官之衆更相規闕百工雖賤令執其藝能之事以

諫上之失常其有違諫不恭謹者國家則有常刑

傳徵證至安家正義曰成八年左傳稱晉殺趙

括欒卻爲徵徵是證驗之義故爲證也能自保守

是安定之義故爲安也聖人將爲教訓必謀而後

行故言所謀之教訓聖人之言必有其驗故爲世

之明證用聖人之謨訓必有成功故所以定國安

家傳言正義曰王者代天理官故

辨天戒臣人奉主法令故言常憲君當奉天臣當

奉君言君能戒慎天戒也臣能奉有常法奉行君

法也此謂大臣下云百官修輔謂眾臣傳適人

至文教正義曰以執木鐸徇於路是宣令之事

故言宣令之官周禮無此官惟小宰云正歲帥理

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

有常刑宣令之事略與此同此似別置其官非如

周之小宰名曰道人不知其意蓋訓道為聚聚人

而令之故以為名也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

體以金為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

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

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

振木鐸今云木鐸故云所以振文教也傳官眾

至失常正義曰相規相平等之辭故官眾謂眾

官相規謂更相規闕平等有關猶尚相規見上之

過諫之必矣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謂被遣
作器工有奢儉若月令云無作淫巧以蕩上心見

其淫巧不正當執之以諫諫失常也百工之賤猶
令進諫則百工以上不得不諫矣傳言百至大

刑正義曰百官廢職服大刑明堂位文也顧氏
云百官衆臣其有廢職懈怠不恭謹者國家當有

常惟時義和顛覆厥德顛覆言反倒將陳義和所
刑犯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

之誅沈亂于酒畔官離次沈謂醉冥
失次位也傲擾天紀遐弃

厥司傲始擾亂遐遠也紀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

房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瞽奏鼓嗇夫馳庶人

走凡日食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瞽樂官樂官進
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衆人

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

義和尸厥官罔聞知

王其官而無聞知於日食之變異所

以罪重

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闇錯天象言昏亂之甚干犯也政

典曰先時者殺無赦

政典夏后為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先時謂曆象

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

不及時者殺無赦

不及謂曆象後

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况廢官乎



惟時至無赦

正義曰言不諫尚有刑廢

職懈怠是為大罪惟是義和顛倒其奉上之德而沈没昏亂於酒違叛其所掌之官離其所居位次始

亂天之紀綱遠棄所主之事乃季秋九月之朔日月當合於辰其日之辰日月不合於舍不得合辰

謂日被月食日有食之禮有救日之法於時瞽人樂官進鼓而擊之嗇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

人奔走供救日食之百役此為災異之大羣官促
遽若此羲和主其官而不聞知日食是大罪也此
羲和昏闇迷錯於天象以犯先王之誅此罪不可
赦也故先王為政之典曰主曆之官為曆之法節
氣先天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失前後
尚猶合殺况乎不知日食其罪不可赦也况彼罪
之大言己所以征也傳顛覆至之誅正義曰
顛覆言反倒謂人反倒也人當堅立今乃反倒猶
臣當事君今乃廢職似人之反倒然言臣以事君
為德故言顛覆厥德胤侯將陳羲和之罪故先舉
孟春之令犯令之誅舉輕以見重小事犯令猶有
常刑况叛官離次為大罪乎傳沈謂至次位
正義曰沒水謂之沈大醉冥然無所復知猶沈水
然故謂醉為沈傳倣始至所主正義曰倣始
遐遠皆釋詁文擾謂煩亂故為亂也洪範五紀五
日曆數曆數所以紀天時此言天紀謂時日此時

日之事是義和所司言其所主傳辰日至可知正義曰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辰為日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此聚會為辰一歲十二會故為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為所舍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於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會即是合故為合也日月當聚會共舍今言日月不合於舍則是日月可知也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即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為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為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曆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

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舉目而見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 傳凡日至百役 正義曰文十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預以爲伐鼓于社責羣陰也此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北墉下荅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食陰侵陽故杜預以爲責羣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句龍爲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爲責上公亦當羣陰上公並責之也周禮瞽矇之官掌作樂瞽爲樂官樂官用無目之人以其無目於音聲審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爲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鄭玄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則救日之時王或親鼓莊二十五年穀梁傳曰天子救日

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旣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
嗇夫之官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玄云嗇夫
蓋司空之屬也嗇夫主幣禮無其文此云嗇夫馳
必馳走有所取也左傳云諸侯用幣則天子亦當
有用幣之處嗇夫必是主幣之官馳取幣也社神
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於社以請救天子伐鼓于
社必不用幣知嗇夫馳取幣禮天神庶人走蓋是
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也其走必有事知爲供
救日食之百役也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食
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
日必有多役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云以救日爲
太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
恒矢其鼓則蓋用祭天之雷鼓也昭十七年夏六
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
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
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

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之禮餘月則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也傳政典至無赦正義曰胤侯夏之卿士引政典而不書古典則當時之書知是夏后爲政之典籍也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若周官之卿之治典謂此也先時不及者謂此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不得先天時不得後天時四時時各九日有餘分爲八節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分之均分爲十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爲節氣半爲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彊半也以月初爲朔月盡爲晦當月之中日月相望故以月半爲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又半此望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

光正半如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闇也朔者蘇也言月死而更蘇也先天時者所名之曰在天時之先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為朔今曆乃以癸亥為朔是造曆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為朔是造曆後天時也後即是不及時也其氣望等皆亦如此

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

將行也奉

王命行王誅謂殺涵淫之身立其賢子弟

爾眾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

承天子威命

以天子威命督其士眾使用命

炎炎崐岡玉石俱焚

山脊曰岡崐山出

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逸過也天之吏為

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於火

殲厥渠魁脅從罔

治

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義和罪人之身其脅從距王師者皆無治

舊染汙俗咸

與惟新

言其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一無所問

嗚呼感克厥愛

允濟

歎能以威勝所愛則必有成功

愛克厥威允罔功

以勝威無以濟衆

信無

其爾衆士懋戒哉

言當勉以用命戒以辟戮

疏

今予至戒哉 正義

曰義和所犯如上故今我用汝所有之衆奉王命

行天罰汝等衆士當同心盡力於王室庶幾輔我

敬承天子之命使我伐必克之又恐兵威所及濫

殺無辜故假喻以戒之火炎崑山之岡玉石俱被

焚燒天王之吏為過惡之德則酷烈甚於猛火且

誅惡存善不得濫殺滅其為惡大帥罪止義和之

身其被迫脅而從距王師者皆無治責其罪久染

汙穢之俗本無惡心皆與惟得更新一無所問又

言將軍之法必有殺戮嗚呼重其事故歎而言之

將軍之法

必有殺戮嗚呼重其事故歎而言之

功若愛心勝其威嚴親愛者有罪不殺信無功矣
言我雖愛汝有罪必殺其汝眾士宜勉力以戒慎

哉勿違我命以取殺也傳將行至子弟正義

曰將之為行常訓也天欲加罪王者順天之罰則

王誅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淫酒之身義和之罪

不及其嗣故知殺其身立其賢子弟楚語云重黎

之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至于夏商則此不滅其

族故傳言此也傳山脊至害玉正義曰釋山

云山脊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以崑山出玉言火

逸害玉喻誅惡害善也傳逸過至於火正義

曰逸即佚也佚是淫縱之名故為過也天王之吏

言位貴而威高乘貴勢而逞毒心或睚眦而害良

善故為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

火為烈甚矣又復烈之於火言其害之深也傳

殲滅至無治正義曰殲盡也釋詁文舍人曰殲

眾之盡也眾皆死盡為滅也渠大魁帥無正訓以

上殲厥渠魁謂滅其元首故以渠為大魁為帥
史傳因此謂賊之首領為渠帥本源出於此
自

契至于成湯八遷十四世凡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作帝告釐沃告來居治沃

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正義曰自此已下皆商書也序

疏自契至釐沃正義曰自此已下皆商書也序

冠其篇首此篇經亡序存文無所託不可以無經

之序為卷之首本書在此故附此卷之末契是商

之始祖故遠本之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都至湯
始往居亳從其先王帝嚳舊居當時湯有言告史
序其事作帝告釐沃二篇傳十四至國都正
義曰周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謂契也
勤殖功業十四出至湯而興為天子也殷本紀云
契生昭明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

六十五五十五 尚七 十九 卷六

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
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
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
癸卒子天乙立天乙是爲成湯是也契至成湯十
四世凡八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
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
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
聞也鄭玄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
今上洛商是也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闕
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
也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自契至湯諸侯之
國而得數遷都者蓋以時王命之使遷至湯乃以
商爲天下號則都雖數遷商名不改今湯遷亳乃
作此篇若是諸侯遷都則不得史錄其事以爲商
書之首文在湯征諸侯伊尹去亳之上是湯將欲
爲王時事史以商有天下乃追祿初與并湯征與

汝鳩汝方皆是伐桀前事後追錄之也 傳契父至
王居 正義曰先王天子也自契已下皆是諸侯
且文稱契至湯今云從先王居者必從契之先世
天子所居也世本本紀皆云契是帝嚳子知先王
是契父帝嚳帝嚳本居亳今湯往從之嚳實帝也
言先王者對文論優劣則有皇與帝及王之別散
文則雖皇與帝皆得言王也故禮運云昔者先王
未有宮室乃謂上皇爲王是其類也孔言湯自商
丘遷焉以相土之居商丘其文見於左傳因之言
自商丘徙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
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
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
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商丘遷也鄭玄云亳
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曰瓚者云湯居
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塚已氏有伊尹塚
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塚其西

又有伊尹塚皇甫謐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亳眾為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之

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為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

傳告來至皆亡正義曰經文既亡其義難明孔以意言耳所言帝告不知告誰序言從先

王居或當告帝嚳也湯征諸侯為夏方伯葛伯不祀湯始

征之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疏傳葛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伐始於葛國至

於葛正義曰序言湯征諸侯知其人是葛國之君伯爵直云不祀文無指斥王制去山川神祇有

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是言不祀必廢其土地

山川之神祇及宗廟皆不祀故湯始征之湯伐諸侯伐始於葛仲虺之誥云初征自葛是也孟子云

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

又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人要

其酒食黍稻者劫而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是說

伐始於葛之事也作湯征述始征之伊尹去亳適夏伊

字氏湯疏傳伊尹至於桀正義曰伊氏尹字故進於桀云字氏倒文以曉人也伊尹不得叛湯

知湯貢之於桀必貢之者湯欲以誠輔桀冀其用賢以治不可匡輔乃始伐之此時未有伐桀之意

故貢伊尹使輔之孫武兵書反間篇曰商之興也伊尹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言使之為反間也

與此說殊既醜有夏復歸于亳醜惡其政不能入自此用賢故退還

門乃遇汝鳩汝方

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

疏傳鳩方

正義曰伊尹與之言知是賢目也

不期而會曰遇隱八年穀梁傳文也作汝鳩汝方

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云

尚書注疏卷第七

尚書注疏卷第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商書

湯誓第一

仲虺之誥第二

湯誥第三

伊訓第四

太甲上第五

太甲中第六

太甲下第七

咸有一德第八

湯誓第一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

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陟出其不意陟在河曲之南

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

作湯誓疏伊尹

至湯誓

正義曰伊尹以夏政醜惡去而歸湯輔相成湯與之伐桀升道從陟出其不意遂與桀戰

相成湯與之伐桀升道從陟出其不意遂與桀戰

于鳴條之野將戰而誓戒士衆史叙其事作湯誓正義曰此序湯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傳

者序其篇次自爲首尾以上云伊尹醜夏遂相成湯伐之故文次言伊尹也計太公之相武王猶如伊尹之相成湯泰誓不言太公相者彼文無其次也且武王之時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伊尹稱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伊尹相湯其功多於太公故特言伊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爲然即滅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也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陟之所在故先言桀都安邑桀都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陟升者從下向上之名言陟當是山阜之地歷險迂路爲出其不意故也陟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陟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

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而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皆彼有其迹相傳云然湯以至聖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後嘗爲桀臣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久不事紂紂有浮桀之罪地無險要之勢故顯然致罰以明天誅又慙懃誓衆與湯有異所以湯惟一誓武王有三一傳地在至拒湯正義曰鄭玄云鳴條南夷地名孟子云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股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股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爲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旣伐昆吾夏桀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於此而言何得在南夷

乎謚言

湯誓

戒誓其士衆



湯誓

正義曰此經皆誓之辭也甘誓泰誓牧

誓發首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

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序

以經文不具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

契始封商湯遂以為天下

故備言之也

號湯稱王則比桀於一夫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

殛之

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民命誅之今順天

今爾

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令我穡事而割正夏

汝汝有衆

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為割剝之政

予惟聞汝衆言

不憂我衆之言

夏

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桀罪誅之

今汝其曰

夏罪其如台

今汝其復言桀惡亦如我所聞之言

夏王率遏眾力

率割夏邑

言桀君臣相率為勞役之事以絕眾力謂廢農功相率割剥夏之邑居謂征賦

重

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眾下相率

為怠惰不與上和合比桀於日日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

夏德若茲

今朕必往

凶德如此我必往誅之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

予其大賚汝

賚與也汝庶幾輔成我我大與汝爵賞

爾無不信朕不

食言

食盡其言偽不實

爾不從誓言

不用命

予則孥戮汝罔

有攸赦

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

王曰

至攸赦 正義曰商王成湯將與桀戰呼其將士
曰來汝在軍之衆庶悉聽我之誓言我伐夏者非
我小子輒敢行此以臣伐君舉爲亂事乃由有夏
君桀多有大罪上天命我誅之桀旣失君道我非
復桀臣是以順天誅之由其多罪故也桀之罪狀
汝盡知之今汝桀之所有之衆即汝輩是也汝等
言曰我君夏桀不憂念我等衆人舍廢我稼穡之
事奪我農功之業而爲割剝之政於夏邑斂我貨
財我惟聞汝衆言夏氏旣有此罪上天命我誅桀
我畏上天之命不憚不正桀罪而誅之又質而審
之今汝衆人其必言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我所言
夏王非徒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遏絕衆力使不得
事農又相率爲割剝之政於此夏邑使不得安居
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汝等相率怠惰不與在
上和協比桀於曰曰是何時能喪若其可喪我
與汝皆云身殺之寧殺身以亡桀是其惡之甚夏

王惡德如此今我必往誅之也庶幾輔成我一人
致行天之威罰我其大賞賜汝無得不信我語
我終不食盡其言為虛偽不實汝若不從我之誓
言我則并殺汝子以戮汝身必無有所赦勸使勉
力勿犯法也庶亦衆也古人有此重言猶云艱難
也傳契始至一夫正義曰以湯於此稱王故
本其號商之意契始封商湯號為商知契始封商
湯遂以商為天下之號鄭玄之說亦然惟王肅云
相土居商丘湯取商為號若取商丘為號何以不
名商丘而單名商也若八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
猶是契商非相土之商也若八遷遷即改名則相
土至湯改名多矣相土既非始祖又非受命何故
用其所居之地以為天下號名成湯之意復何取
乎知其必不然也湯取契封商以商為天下之號
周不取后稷封邰為天下之號者契後八遷商名
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為號后稷之後隨

遷易名公劉為幽太王為周文王以周受命故當以周為號二代不同理則然矣泰誓云獨夫受此湯稱為王則比桀於一夫桀既同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鄭玄以文王生稱王亦謬也傳稱舉至順天正義曰稱舉釋言文常法以臣伐君則為亂逆故舉亂謂以諸侯伐天子桀有昏德宣三年左傳文以有昏德天命誅之今乃順天行誅非復臣伐君也以此解衆人守常之意也傳今汝至之言正義曰如我者謂湯之自稱我也湯謂其衆云汝言桀之罪如我誓言所述也傳言桀至賦重正義曰此經與上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其意一也上言夏王之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罪也力施於農財供上賦故以止絕衆力謂廢農功割剝夏邑謂征賦重言以農時勞役又重斂其財致使民困而

怨深賦斂重則民不安矣傳衆下至喪桀正義曰上既馭之非道下亦不供其命故衆下相率

爲怠惰不與上和合不肯每事順從也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亡欲令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

者民相謂之辭言並欲殺身以喪桀也所以比桀於日者以日無喪之理猶云桀不可喪言喪之難

也不避其難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鄭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

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傳食盡至不實正義曰釋詁云食爲

也孫炎曰食言之僞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

然則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爲僞故通謂僞言爲食言故爾雅訓食爲僞也傳古

之至勿犯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是古之用刑如是也既刑不相

及必不殺其子權時以迫脅之使勿犯刑法耳不
於甘誓解之者以夏啓承舜禹之後刑罰尚寬殷
周以後其罪或相緣坐恐其實有孥戮故於此解
之鄭玄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
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豪鄭意以為實
戮其子故周禮注云奴謂從坐而沒入縣官者也
孔以孥戮為權脅之辭則周禮所云非從坐也鄭
衆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春人豪人
之官引此孥戮汝又引論語云箕子為湯既勝夏
之奴或如衆言別有沒入非緣坐者也

欲遷其社不可

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
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

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
作夏社疑至臣扈
言夏社不

無及勾龍者故不可而止

可遷之義疑至及
而勝夏革命創制變置社稷
正義曰湯既伐

臣扈三篇皆止

疏

湯既至臣扈

正義曰湯既伐

欲遷其社無人可代，公龍故不可而止。於時有言
議論其事故，史叙之爲夏社，疑至臣扈三篇皆亡。
傳湯承至而止。正義曰：傳解湯遷社之意，湯
承堯舜禪代之後，已獨伐而取之，雖復應天順人，
乃是逆取順守，而有慙愧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
革命創制，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也。易革卦彖曰：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下篇言湯有慙德，大
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所
以變革，此事欲易人之視聽，與之更新，故於是之
時變置社稷。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
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
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
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
禘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
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是言變置之
事也。魯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

之興當爲襄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
周棄功多於柱即令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
臣其功無及勾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此序之次在
湯誓之下云湯既勝夏下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
是未及逐桀已爲此謀鄭玄等注此序乃在湯誓
之上若在作誓之前不得云既勝夏也孟子曰犧
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
置社稷鄭玄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既置其
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早至七年故更致社稷乃謂
湯即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年乃變
何當繫之勝夏勝夏猶尚不可况在湯誓前乎且
禮記云夏之襄也周棄繼之商興七年乃變安得
以夏襄爲言也若商革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
不得斷爲自夏已上祀柱自商已來祀棄也由此
而言孔稱改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漢
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勾龍稷祭柱棄

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勾龍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

云無及勾龍即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為勾龍也傳言夏至皆亡正義曰疑至與臣扈相類當

是二臣名也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夏師敗績

湯遂從之大崩曰敗績遂伐三朶俘厥寶玉三朶國名

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禮

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疏傳三朶至寶之正義曰湯伐

知桀走保之也今定陶者相傳為然安邑在洛陽西北定陶在洛陽東南孔跡其所往之路桀自安

邑東入山出太行乃東南涉河往奔三朶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釋詁文桀必載寶而行棄

於三朧取其寶玉取其所棄者也楚語云玉足以
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韋昭云玉禮神
之玉也言用玉禮神神享其德使風
雨調和可以庇廕嘉穀故取而寶之
誼伯仲伯作

典寶 二臣作典寶一篇
言國之常寶也亡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孔氏傳

湯歸自夏至于大坳 自三朧而還 仲虺作誥 為湯左相

奚仲 湯歸至作誥 正義曰湯歸自伐夏至于
之後 大坳之地其臣 仲虺作誥以誥湯史錄其

言作仲虺之誥上言遂伐三朧故傳言自三朧而
還不言歸自三朧而言歸自夏者伐夏而遂逐桀

於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本其
來處故云自三朧耳大坳地名未知所在當是定

陶向亳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子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故仲虺至此地而作誥也序不言作仲虺之

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正義傳為湯至之後正義曰定元年左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

正仲虺居薛以為仲虺之誥相天子會同曰誥疏湯左相是其事也

二句湯言已慙之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正義曰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

辭自曰嗚呼至用爽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夏之事自簡賢輔勢至言足聽聞說湯在桀時怖懼

之事自惟王弗邇聲色至厥惟舊哉言湯有德行加民民歸之事自佑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

擢用賢良屏黜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為惡康誥召誥之類二字足以為文仲虺誥三字

不得成文以之字足成其句畢命罔命不言之微子之命文侯之命言之與此同猶周禮司服言大

裘而冕亦足句也傳仲虺至曰誥正義曰伯

仲叔季人字之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

古人名字不可審知縱使是字亦得謂之為名言

是人之名號也左傳稱居薛為湯左相是以諸侯

相天子也周禮士師云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

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是會同曰誥誥謂

於會之所設言以誥衆此惟誥湯一人而言會同者

因解諸篇誥義且仲虺必對衆誥湯亦是會同曰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湯伐桀武功成故以

德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為號南巢地名有慙

不及古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恐來世論道我

口仲虺乃作誥陳義誥湯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

無主乃亂民無君主則恣惟天生聰明時又言天

情欲必致禍亂惟天生聰明時又生聰

明是治

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

火無救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

言天

與王勇智應為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服

茲率厥典奉若

天命

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慙

疏

成湯放桀于南巢正義

曰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巢地名不知地之所在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

遠國鄭玄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傳并以南巢為地

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

言託天以行虐於民乃桀之大罪

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
用商受王命用明其衆言爲主也
簡賢附勢寔

繁有徒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賢有勢則附

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始我商家國於

夏世欲見翦除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簸颺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

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况也况我之道

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邇近

也不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

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也既有聖德兼有此行
夏王至厥師正義曰矯詐也誣加也夏王自有
所欲詐加上天言天道須然不可不爾假此以布



苛虐之命於天下以困苦下民上天用桀無道之故故不善之用使商家受此為王之命以王天下

用命商王明其所有之眾謂湯教之使修德行善以自安樂是明之也傳式用爽明也正義曰

式用釋言文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則爽是明之始故爽為明也經

稱味爽謂未大明也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

吝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

能成王業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言湯寬仁之德
疏懋德

至不吝正義曰於德能勉力行之者王則勸勉之以官於功能勉力為之者王則勸勉之以賞用

人之言惟如已之所出改悔過失無所吝惜美湯之行如此凡庸之主得人之言耻非己智雖知其

善不肯遂從已有愆失恥於改過舉事雖覺其非不肯更悔是惜過不改故以此美湯也成湯之為

此行尚為仲虺所稱歎凡人能勉者鮮矣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

西夷怨南甦狄怨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

怨也湯為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曰奚獨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

後予怨者辭也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

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蘇息民之戴商厥惟舊哉舊謂初征自葛時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明王之道兼

弱攻昧取亂侮亡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推

云固存邦乃其昌

有亡道則推而亡之可也
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

疏

乃葛伯仇餉 正義曰此言乃者却說已過之事胤征云乃季秋月朔其義亦然左傳稱怨耦

曰 仇謂彼人有負於我我必怨之是名為仇也餉

田之人不負葛伯葛伯奪其餉而殺之是葛伯以餉

田之人為己之仇言非所怨而妄殺故湯為之報也

孟子稱湯使亳眾往為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

奪而殺之則葛伯所殺殺亳人也傳言葛伯遊行見

農人之餉於田者殺其人而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乃

似葛伯自殺己人與孟子違者湯之征葛以人之枉

死而為之報耳不為亳人乃報之非亳人則赦之故

傳指言殺餉不辨死者何人亳人葛人義無以異故

不復言亳非是故違孟子 傳賢則至之道 正義

曰周禮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

賢者鄭玄云賢者謂有德行者詩序云忠臣良士皆

是善也然則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賢之實忠是盡心之事良是為善之稱俱是可用之人所從言之異耳佑之與輔顯之與遂隨便而言之則至正義正義曰力少為弱不明為昧政荒為亂國滅為亡兼謂包之攻謂擊之取謂取為已有侮謂侮慢其人弱昧亂亡俱是彼國衰微之狀兼攻取侮是此欲吞并之意弱昧是始衰之事來服則制為己屬不服則以兵攻之此二者始欲服其人未是滅其國亂是已亂亡謂將亡二者衰甚已將滅其國亡形已著無可忌憚故陵侮其人既侮其人必滅其國故以侮言之此是人君之正義仲虺陳此者意亦言桀亂亡取之不足為愧下言推三及覆昏暴其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意亦在桀也

日新不懈怠
自滿志盈溢

疏

德日至乃離
正義曰易繫辭云
日新之謂盛德
修德不怠日日益

新德加于人無遠不屆故萬邦之民皆歸之親
意自滿則陵人既被陵情必不附唯九族之親
乃亦離之萬邦舉遠以明近之族舉親以明疎也
漢代儒者說九族有二家禮戴及尚書緯歐陽說
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
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堯典云以親九
族傳云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高
祖玄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
離之聖賢設言為戒容辭頗甚父子之間便以志
滿相棄此言九族以為外姓九族有屬文便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

後昆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予聞曰能

自得師者王求賢聖而事之謂人莫已若者亡自多足人莫之益亡

道之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問則有得所以足嗚呼慎厥

終惟其始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慎終如其始

殖有禮覆民昏暴道有

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

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

湯誥第三

商書

孔氏傳

湯既黜夏命

黜退也退其王命

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

伐以

桀大義

疏

湯既至湯誥命復歸于亳以伐桀大義誥示天下史

正義曰湯既黜夏王之

錄其事作湯誥仲虺在路作誥此至亳乃作故次仲虺之下

王歸自克夏至于

尚八
十三
毫誕告萬方

誕大也以天命大

義告萬方之衆人

王歸自克夏

正義曰湯之伐桀

當有諸侯從之不從行者必應多矣既已克夏改正名號還至于亳海內盡來猶如武成篇所云庶

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也湯於此時大誥諸侯以伐桀之義故云誕告萬方誕大釋詁文萬者舉

盈數下云凡我造邦是誥諸侯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

人誥

天子自稱曰予一人古今同義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皇大上帝

天也衷善也

疏

降衷于下民

正義曰天生烝民與之善也五常之性使有仁義禮智信是天降善

於下民也天既與善於民君當順之故下傳云順人有常之性則是為君之道

若有恒性

克綏厥猷惟后

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為君之道

夏王滅德

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夏桀滅道德作威刑

百官言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罹被荼毒苦也

不能堪忍疏弗忍荼毒正義曰釋草云荼苦菜

虐之甚此菜味苦故假之以言人苦毒謂螫人之蟲蛇虺之類實是人之並告無辜于上下神

所苦故并言荼毒以喻苦也所苦故并言荼毒以喻苦也並告無辜于上下神

祇言百姓北民並告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無罪稱冤訴天地

彰厥罪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之故下災肆台小異以明桀罪惡譴寤之而桀不改

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行天威謂誅之敢用玄牡敢昭享謂誅之

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明告天問桀百姓敢用玄有何罪而加虐乎正

義曰檀弓云殷人尚白牲用白今云云牲夏家尚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也故安國注論語敢

用玄牡之文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是其義也鄭玄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

于園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孔注孝經園丘與郊共為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

天之事論語堯曰之篇所言敢用玄牡即此事是也孔注論語以為堯曰之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

者採合以成章檢大禹謨及此篇與秦誓武成則堯曰之章其文略矣鄭玄解論語云用玄牡者為

舜命禹事於時摠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 **聿求元聖與**

之勩力以與爾有衆請命聿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

命傳聿遂至請命正義曰聿訓述也述前所



以申遂故聿為遂也戮力猶勉力也論語云

陳力就列湯臣大賢惟有伊尹故知大聖陳力謂伊尹也伊尹賢人而謂之聖者相對則聖極而賢次散文則賢聖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聖得謂之賢則賢亦可言聖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解先識則為聖名故伊尹可為聖也孟子云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明者也是謂伊尹為聖人也桀為殘虐人不自保故伐桀除人之穢是為請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

孚信也天信佑助下民桀知其罪退伏遠

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僭差賁飾也言福善禍淫之道

不差天下惡除煥然咸飾



天命至允殖正義曰桀以大罪身即黜

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
伏是天之福善禍淫之命信而不僭差也既除大惡天下煥然脩飾若草木同生華兆民信樂生也

昔日不保性命今日樂生活矣僭差不齊之意故傳以僭為差賁飾易序卦文也俾予一

人輯寧爾邦家言天使我輯安汝國諸侯家卿大夫茲朕未知獲

戾于上下此伐桀未知得罪於**疏**傳此伐至衆心正義曰經言

茲者謂此伐桀也顧氏云未知得罪于天地言伐桀之事未知得罪于天地以否湯之伐桀上應天心下

符人事本實無罪而云未知得罪以否者謙以求衆心慄慄危懼若將墮于

深淵慄慄危心若墜凡我造邦無從匪彛無即愾

淫戒諸侯與之更始彛常愾慢各守爾典以承天

休守其常法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

承天美道

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已

惟簡

在上帝之心

正義曰鄭玄注論語

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

其爾萬方有

罪在予一人

不自責化

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無用

爾萬方言非所及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

亦有終咎單作明居

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

咎單

作明居

正義曰百篇之序此類有四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作立政與此篇直言其所作

之人不言其作者之意蓋以經文分明故略之馬融云咎單為湯司空傳言主土地之官蓋亦為司

也

伊訓第四

商書

孔氏傳

成湯既没太甲元年

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没而太甲立稱

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

凡三篇其二亡



成湯至祖后正義曰成

湯既没其歲即太甲元年伊尹以太甲承湯之後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之史叙其事作伊

訓肆命祖后三篇

傳太甲至元年

正義曰太

甲太丁子世本文也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没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湯没而太甲代立即以其年稱為元年也周法以踰年即位知此即以其年稱元年者此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中篇云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二者皆云十有二月若

是踰年即位二者皆當以

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湯崩之年太甲即稱元年也舜禹以受帝終事自取歲首遭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或亦不踰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為首也商謂年為祀序稱年者序以周世言之故也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踈也顧氏亦云止可依經

伊訓

作訓以教

惟元祀

道大甲

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

惟元祀正義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
嗣王祗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為奠

殯而告見厥祖為居位主喪羣后咸在為在位次
皆迷在喪之事是言祠是奠也祠喪于殯斂祭皆

名為奠虞祔卒哭始名為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
即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為王

所言先王惟有湯耳故知祠實是奠非祠宗廟也
祠之與奠有大小耳祠則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

奠器而已其禮小奠祠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
亦由於時猶質未有節文周時則祠奠有異故傳

解祠為奠耳傳此湯至而告正義曰太甲中
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

喪即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
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

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此奠殯而告亦如周康
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世既有奠殯即位踰

年即位此踰月即位當莫殯即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
王是特設祀也嗣王祇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祀禮
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
王位告殯為喪主也 奉嗣王祇見厥祖 居位 侯甸

羣后咸在 在位 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伊尹制百官
以三公攝冢

宰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湯有功烈
之祖故稱

焉 傳湯有至稱焉 正義曰湯有功烈之祖毛
詩傳文也烈訓業也湯有定天下之功業為

商家一代之大祖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
故以烈祖稱焉

罔有天災 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 傳先君至禳
上賢王言能以德禳災 正義曰

有夏先君摠指桀之上世有德之王皆是也傳舉
聖賢者言禹已下少康已上惟當禹與啓及少康

耳魯語云杼能師禹者也杼少康之子傳蓋以其德衰薄故斷自少康已上耳由勉行其德故無有

天災言能以山川鬼神亦莫不寧無也言暨鳥德禳災也

獸魚鼈咸若雖微物皆順之山川至咸若正

山川之鬼神也亦莫不寧謂鬼神安人君之政政善則神安之神安之則福人君無妖孽也鳥

獸魚鼈咸若者謂人君順禽魚君政善而順彼性取之有時不夭殺也鳥獸在陸魚鼈在水水陸所

生微細之物人君為政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也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

災假手于我有命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造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亳



于其至自亳正義曰于其子孫於有夏先君之子孫謂桀也不循其祖之道天下禍災謂滅其國

而誅其身也天不能自誅於桀故借手于我有命之人謂成湯也言湯有天命將為天子就湯借手

使誅桀也既受天命誅桀始攻從鳴條之地而惟敗之天所以命我者由湯始自修德於亳故也

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言湯布明武德以寬

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言善

惡之由無不在初欲其慎始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乎家邦終

于四海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立愛至四則家國並化終洽四海正義

曰王者之馭天下撫兆人惟愛敬二事而已孝經天子之章盛論愛敬之事言天子當用愛敬

以接物也行之所立自近為始立愛惟親先愛
其親推之以及踈立敬惟長先敬其長推之以
及幼即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
者不敢慢於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行於家國
終乃洽於四海即孝經所云德教加於百姓刑
于四海是也所異者孝經論愛敬並始於親令
緣親以及踈此分屬屬
長言從長以及幼耳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

弗咈先民時若

言湯始脩為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

疏

先民時若正義曰賈逵注周語云先民古賢人也魯語云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然則先民在

古昔之前遠言之也遠古賢人亦是民內之一人
故以民言之先民之言於是順從言其動皆法古

賢居上克明

言理

疏

居上克明謂明言其以理

正義曰見下之怨物照察下

情是能明也為下克忠
事上竭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使人必器之常疏檢身若不及正義曰檢謂自
如不及恐有過攝斂也檢勅其身常如不及不

自大以卑人不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言湯操

恃長以陵物也天子此自立之難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布

懼動而無過以至為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求

賢智使師輔於爾制官刑儆于有位
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

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常舞則荒淫
樂酒曰酣

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求
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

戲畋獵是淫過之風俗

不此頑童時謂亂風

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者年有德

疏遠之童雅頑器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

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

必喪

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

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諸侯犯此

國亡之道

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

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頷涅以墨蒙士

例謂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

蒙士曰敢有至

義曰此皆湯所制治官之刑以儆戒百官之言也

三風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貨也色也

遊也畋也與亂風四為十愆也舞及遊畋得有時

為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特言恒也歌則可矣不

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

為巫覡之風俗也貨色人所貪欲宜其以義自節

而不可專心殉求故言殉於貨色心殉貨色常為
遊畋是謂淫過之風俗也侮慢聖人之言拒逆忠
直之諫踈遠耆年有德親比頑愚幼童愛惡憎善
國必荒亂故為荒亂之風俗也此三風十愆雖惡
有大小但有一於身皆喪國亡家故各從其類相
配為風俗臣下不匡其刑墨言臣無貴賤皆當匡
正君也具訓于蒙士者謂湯制官刑非直教訓邦
君卿大夫等使之受諫示備具教訓下士使受諫
也 傳常舞至無政 正義曰酣歌常舞並為耽
樂無度荒淫廢德俱是敗亂政事其為愆過不甚
異也恒舞酣歌乃為愆耳若不恒舞不酣歌非為
過也樂酒曰酣言耽酒以自樂也說文亦云酣樂
酒也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
男曰覲在女曰巫又周禮有男巫女巫巫之官皆掌
接神故事鬼神曰巫也廢棄德義專為歌舞似巫
事鬼神然言其無政也 傳殉求至風俗 正義

曰殉者心循其事是貪求之意故為求也志在得之不顧禮義昧求謂貪昧以求之無逸云于遊于畋是遊與畋別故為遊戲與畋獵為之無度是淫過之風俗也 傳狎侮至風俗 正義曰侮謂輕慢狎謂慣忽故傳以狎配侮而言之旅葵云德盛不狎侮是狎侮意相類也 傳邦君至匡正 正義曰言十愆有一則亡國喪家邦君卿士慮其喪亡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顏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以勵臣下故言臣不正君則服墨刑墨刑五刑之輕者謂鑿其頤涅以墨司刑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蒙謂蒙稚卑小之稱故蒙士例謂下士也顧氏亦以為蒙謂蒙闇之士例字宜從下 讀言此等流 鳴呼嗣王祗厥身念哉 言當敬身 念祖德 聖

謨洋洋嘉言孔彰

洋洋美善言 甚明可法

疏

聖謨至孔

正義

曰此歎聖人之謨洋洋美善者謂上湯作官刑所言三風十愆令受下之諫是善言甚明可法也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善祥

也天之禍福惟善惡無小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修德

則天下無小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苟為不德無大言惡

失宗廟此伊爾惟至厥宗正義曰又戒王爾有類以類相致必墜

尹至忠之訓惟修德而為善德無小德雖小猶

萬邦賴慶况大善乎爾惟不德而為惡惡無大惡傳苟為至之訓

雖小猶墜失其宗廟况大惡乎正義曰爾惟不德謂不

修德為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乃謂大善始為福大惡乃成禍此

訓作勸誘之辭言為善無小小善萬邦猶慶况大訓

善乎而為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守况大惡乎比
經二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解小惡墜
宗之意初為小惡小惡有族類以類相致至於大
惡若致於大惡必墜失宗廟言至於大惡乃墜非
小惡即能墜也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
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蕤由至
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蕤由至矣言惡有類以
類相致也今太甲初立恐其親近惡人以惡類相
致禍害故以言戒之此
是伊尹至忠之訓也
肆命陳天命以徂后陳往
君以戒士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孔氏傳

太甲既立不明

不用伊尹之訓
不明居喪之禮

伊尹放諸桐

湯地也

不知朝政
故曰放

三年復歸于亳思庸

念常道

伊尹作太甲

三篇

疏

太甲至三篇

正義曰太甲

既立為君不明

歸於亳都以其能改前過思念常道故也自初立
至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戒之史叙其事作太

甲三篇案經上篇是放桐宮之事中下二篇是歸
亳之事此序歷言其事以摠三篇也

傳不用至

之禮

正義曰此篇承伊訓之下經稱不惠于阿
衡知不明者不用伊尹之訓也王徂桐宮始云居

傳湯葬至曰

憂是未放

正義曰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

傳湯葬至曰

葬地也

舜放四凶徒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
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

遠離國都往居墓側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
古者天子居喪三年政事聽於冢宰法當不知朝

政而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事冢宰猶尚諮稟此則全不知政故為放也

太甲

戒太甲故以名篇

疏

傳戒太甲故以名篇

盤庚仲丁祖乙等皆是發言之

正義曰

人名篇此太甲及沃丁君奭以被告之人名篇史官不同故以為名有異且伊訓肆命祖后與此三篇及咸有一德皆是伊尹戒太甲不可惟嗣王不同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以太甲名篇也

惠于阿衡

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

疏

惟嗣至阿衡

正義曰太甲以元年十二

月即位此至放桐之時未知凡經幾月必是伊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蓋以三五月矣必是二

年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即位三年非在桐宮三年也史錄其伊尹訓王有伊訓肆命祖后其餘

忠規切諫固應多矣太甲終不從之故言不惠于阿衡史為作書發端故言此為目也傳阿倚至

之訓正義曰古人所讀阿倚同音故阿為倚也
稱上謂之衡故衡為平也詩毛傳云阿衡伊尹也

鄭玄亦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伊尹作書曰先王

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顧謂常目在之諟是也言敬奉天命

以承順天地傳顧謂至天地正義曰說文云顧還

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還迴視是天之明命謂常目在之言其想象如目前終常敬奉天命以承上

天下地之神祇也社稷宗廟罔不祗肅肅嚴也言能嚴敬鬼神而遠之天

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於其身撫安天

下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伊尹言能助其君居業天下之眾

惟尹躬正義曰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

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既呼之為尹故亦以尹自稱禮法君前臣名不稱名者古人質直不可以後

代之禮約之肆嗣王丕承基緒肆故也言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

基業宜念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祖修德

惟終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夏都在亳西其後嗣王罔克

有終相亦罔終言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終其業以取亡嗣王戒哉

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以不終為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能終忝辱也

為君不君則辱其祖王惟庸罔念聞言太甲守常不改伊尹無念聞伊尹之戒伊尹

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爽顯皆明也言先王昧明思大

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

旁非一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

言訓無越厥命以自覆

越墜失也無失亡祖命而不勤德以自顛覆

慎

乃儉德惟懷永圖

言當以儉為德思長世之謀

若虞機張往省

括于度則釋

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準望言修德夙夜思之明且行之如射

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止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

於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歎美無窮



伊尹至有辭

正義曰伊尹作書以告太甲不念

聞之伊尹乃又言曰先王以未嘗之詩思大明其

德既思得其事則坐以待旦明則行之其身既勤於政又乃旁求俊彥之人置之於位令以開導後人先王之念子孫其愛勤若是嗣王今承其後無得墜失其先祖之命以自覆敗王當慎汝儉約之德令其以儉爲德而謹慎守之惟思爲長世之謀謀爲政之事譬若以弩射也可準度之機已張之又當以意往省視矢括當於所度則釋而放之如是而射則無不中矣猶若人君所修政教欲發命也當以意夙夜思之使當於民心明旦行之則無不當矣王又當敬其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我以此喜悅王于萬世常有善辭言有聲譽亦見歎美無窮也 傳爽顯至行之 正義

曰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是爽謂未大明也昧是晦冥爽是未明謂夜向晨也釋詁云丕大也顯光也光亦明也於夜昧冥之時思欲大明其德既思得之坐以待旦而

行之言先王身之勤也 傳旁非至訓戒 正義

曰旁謂四方求之故言非一方也美士曰彥釋訓

文舍人曰國有美士為人所言道也 傳機弩至

則中 正義曰括謂矢末機張省括則是以射喻

也機是轉關故為弩牙虞訓度也度機者機有法

度以準望所射之物準望則解經虞也如射者弩

以張訖機關先省矢括與所射之物三者於法度

相當乃後釋弦發矢則射必中矣言為政亦如是

也 王末克變 脫伊尹至忠所以不已 性輕 傳未能

正義曰未能變者據在後能變故當時為未能

也時既未變是不用伊尹之訓也太甲終為人主

非是全不可移但體性輕脫與物推遷雖有心向

善而為之不固伊尹至忠所以進言不已是伊尹

知其可移故誨之不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

止莫其終從已也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

言習行不義 將成其性 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

其訓無俾世迷 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不

使世人迷 伊尹至世迷 正義曰伊尹以王未 惑怪之 變乃告於朝廷羣臣曰此嗣王所行

乃是不義之事習行此事乃與性成言為之不巳 將以不義為性也我不得令王近於不順之事當

營於桐墓立宮使比近先王當受人教訓之無得 成其過失使後世人迷惑怪之 傳狎近至怪之

正義曰狎習是相近之義故訓為近也不順即 是近不順也習為不義近於不順則當日日益惡

必至滅亡故伊尹言已不得使王近於不順故經 營桐墓立宮墓傍令太甲居之不使復知朝政身

見廢退必當 改悔為善也 王徂桐宮居憂 往入桐宮 居憂位 傳往入 至憂位

正義曰亦既不知朝政之事惟行居喪之禮居憂位謂服治喪禮也伊尹亦使兵士衛之選賢俊教之故太甲能克終允德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

太甲中第六

商書

孔氏傳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

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

伊尹以

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冕冠也踰月即吉服



惟三至于亳正義曰周

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為新君之元年此殷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為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為再替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如喪服息即吉服舉事貴初始故於十二月朔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冕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別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傳以冕爲冠案王制云殷人哱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哱哱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爲通名王制文云有虞氏皐而祭夏后氏収而祭殷人哱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此以冕服蓋以衮冕之服也顧氏云祥禫之制前儒不同案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寬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徒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鄭玄以中月爲間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

無能

與孔爲異

相匡故須君以生君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須民以皇天眷佑

有商裨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言王能終其德

乃天之顧佑商家是商家萬世無窮之美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

于德自底不類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善也欲敗度

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

身疏傳遠召至其身正義曰釋言云速徵也徵召也轉以相訓故速為召也欲者本之於情

縱者放之於外有欲而縱之縱欲為一也準法謂之度體見謂之禮禮度一也故傳并釋之言已放

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也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

可逭孽災逭逃也言天災
可避自作災不可逃

傳孽災至可逃正義曰洪範五行傳有

妖孽青祥漢書五行志說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
妖猶天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

矣甚則異物生謂之青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為災
初生之名故為災也逭逃也釋言文欒光云行相

避逃謂之逭亦行不相逢也天作災者謂若太戊
桑穀生朝高宗雖雉升鼎耳可修德以禳之是可

避也自作災者謂若桀放鳴條紂死宣室是不可
逃也據其將來修德可去及其已至改亦無益天

災自作逃否亦同且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橫
加災也此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耳

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

惟厥終言已已往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
幾賴教訓之德謀終於善悔過之辭伊

尹拜手稽首

拜手首至手



傳拜手首至手

正義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一

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玄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鄭惟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為異也稽首頭至地頭下至地也頓首頭下至地暫一叩之而已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為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手地至手是為拜手至地乃為稽首然則凡為稽首者皆先為拜手乃後為稽首故拜手稽首連言之諸言拜手稽首義皆同也太祝又云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注云振動者戰栗變動而拜吉拜者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之拜凶拜者稽顙而後拜即三年喪拜也奇拜者謂君答臣一拜也褒拜者謂再拜拜神與尸也肅拜者謂揖拜也禮介者不拜及婦人之拜也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

首則諸侯於天子稽首也諸侯相曰修厥身允德於則頓首也君於臣則空手也

協于下惟明后言修其身使信德合先王子惠困

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教令

無有不忻喜無有不忻喜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後後來無罰湯俱

與鄰並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疏並其至無罰正義曰言湯昔

為諸侯之時與湯並居其有邦國謂諸侯之國也此諸侯國人其與湯鄰近者皆願以湯為君乃言

曰待我后後來無罰於我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言羨慕湯德忻戴之也

時豫怠言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奉先思孝接下而行之無為是逸豫怠惰

思恭

以念祖德為孝以不驕慢為恭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言當以明

視遠

以

疏

傳言當至聽德

正義曰人之心識

聰聽

德

疏

所知在於聞見聞見所得在於耳目

故欲

言人

之

聰明

以

視聽

為主

視若

不見

故言

惟明

謂

監察

是非也

聽若不聞故言惟聰聰

謂識

知善惡也

視戒

見近

迷遠

故言

視遠

聽

戒背

正從

邪故言

聽德各準其事相配為文

朕

承王之美無厭

我

承王之休無斃

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厭

太甲下第七

商書

孔氏傳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言天於人無有親疏惟親能敬身者

疏

伊尹申誥于王以至忠之心喜王改悔重

正義曰伊

告於王其敬謹養民宜用仁恩事神當其敬謹養民宜用仁恩事神當
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也奉天宜
以誠信亦準事相配而為文也
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言

有仁民所歸無常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言
信者則享其祀

神不保一人能誠
天位艱哉言居天子之位德惟
信者則享其祀

治否德亂為政以德則治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
不以德則亂

同事罔不亡言安危在所任疏傳言安至所法
治亂在所法

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故
治亂在所法摠言治國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
興難而亡易道大而事小故大言興而小言亡也
此所云惟言治亂在所法耳下句云終始慎厥與

言當與賢不與佞治亂在於用終始慎厥與惟明

臣故傳於此言安危在所任也疏惟明明后正義曰

明后明慎其所與治亂之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

明耳傳因文重故言明王明君君王猶是一也今王嗣有令緒

配上帝言湯惟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尚監茲哉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若升高必

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為始然後終致高遠

無輕民事惟難無輕為力役之事必重難之乃可無安厥位惟危

言當常自危慎終于始於始慮終慎終于始慎終于始懼以保其位正義曰欲慎

其終於始即須慎之故傳云於始慮終傳以將終戒惰故又云於終思始言終始皆當慎也

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拂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

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

以自臧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人元良萬邦

以貞胡何貞正也言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

下得其正傳胡何至其正正義曰胡之與何方言之異耳易彖象皆以貞為正也伊尹此言

勸王為善弗慮弗為必是善事人君善事惟有道德政教言不慮何獲是念慮有所得心所念慮

是道徳也不為何成則為之有所成則知心中念是為善政也謂天子為一人者其義有二一則天

子自稱一人是為謙辭言已是人中之一耳一則臣下謂天子為一人是為尊稱言天下惟一人而已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利口覆國家故特慎焉 臣罔以寵利

居成功成功不退其志無限故為之極以安之 **疏** 傳成功至安之 正義曰四時之序

成功者退臣既成功不知退謝其志貪欲無限其君不堪所求或有怨恨之心君懼其謀必生誅殺

之計自古以來人臣有功不退者皆喪家滅族者眾矣經稱臣無以寵利居成功者為之限極以安

之也伊尹告君而言及臣事者雖復汎說大理亦見已有退心也 邦其永孚于

休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孔氏傳

伊尹作咸有一德

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

疏

伊尹作咸有一德

正義曰太甲既歸於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篇以戒之經稱尹躬及湯咸有一德

言已君臣皆有純一之德戒太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

之臣經云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伊尹既放太甲又迎而復之是伊尹有

純一之德已為太甲所信是咸有一德即政之後已君臣純一欲令太甲法之

故以疏咸有一德正義曰此篇終始皆言一德

下皆戒辭也德者得也內得於心行得其理既得其理執之必固不為邪見更致差貳是之謂一德

也而凡庸之主監不周物志既少決性復多疑與智者謀之與愚者敗之則是二三其德不為一也

經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是不二
三則為一德也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守一

必須固也太甲新始即政伊尹
伊尹既復政厥
恐其二三故專以一德為戒

辟還政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告老歸邑
陳德以戒
至于

德正義曰自太甲居桐而伊尹秉政太甲既歸
于亳伊尹還政其君將欲告老歸其私邑乃陳言

戒王於德以一德戒王也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即
應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

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即告
老也君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

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
色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

又留之為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
傳告老至以戒正義曰伊尹湯之上相位為三公必

封爲國君又受邑于畿內告老致政事於君欲歸私邑以自安將離王朝故陳戒以德也無逸云肆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傳稱祖甲即太甲也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湯爲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比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有餘歲此告歸之時已應七十左右也殷本紀云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爲即位六年與此經相違馬遷之說妄也紀年云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而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案此經序伊尹奉太甲歸于亳其文甚明左傳又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伊尹不肯自立太甲不殺伊

尹也必若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
死有餘罪義當汙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
其子還其田宅乎紀年之書晉太康八年汲郡民
發魏安僖王塚得之蓋當時流俗有此妄說故其
書因記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以其無常
之耳故難信常

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云
人能常其德則安

不能常其德疏九有以云
正義曰毛詩傳云九

湯伐而兼之有九州也此傳云九有諸侯謂九
州所有之諸侯伊尹此言汎說大理未指夏桀但
傳顧下文比桀爲此言之驗故云桀不能常其德

湯伐而兼之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桀不能常
其德不勤神

明不恤下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言天不
安桀所

為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天求一德使伐桀為

天地神祇之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

天明命享當也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疏**傳享當至天命正

享之故以享為當也天道遠而人道近天之命人非有言辭文誥正以神明佑之使之所征無

敵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書乃稱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

漢自哀平之間緯候始起假託鬼神妄稱祥瑞孔時未有其說縱使時已有之亦非孔所信也

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爰於也於得九有之衆遂伐夏勝之

改其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天私商而王

之佑助一德所以王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非商以力

求民自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二三言不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善行

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一天疏惟吉至在德正義曰指

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其已然則為吉凶言其徵兆則曰災祥其事不

甚異也吉凶已成之事指人言之故曰在人災祥未至之徵行之所招故言在德在德謂為德

有一與不一在人謂人行有善與不善也吉凶已在其身故不言來處災祥自外而今嗣王新

至故言天降其實吉凶亦天降也服厥命惟新厥德其命王命新終始惟一時乃

日新言德行終始不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

人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臣為上為德

為下為民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其難其

慎惟和惟一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之

今嗣王至惟一正義曰上既言在德此

行之德所云新者終始所行惟常如一無有

衰殺之時是乃日新也王既身行一德臣亦

當然任人為官惟用其賢材輔弼左右惟當

用其忠良之人乃可為左右耳此任官左右

即王之臣也臣之為用所施多矣何者言臣之

助為在上當施為道德身為臣下當須助為

於民也臣之既當為君又須為民故不可任非其
才用非其人此臣之所職其事甚難無得以為易
其事須慎無得輕忽為臣之難如此惟當眾臣和
順惟當共秉一心以此事君然後政乃善耳言君
臣宜皆有一德傳其命至勿怠正義曰說命
云王言惟作命成十八年左傳云人之求君使出
命也是言人君職在發命新服厥命新始服行王
命故云其命王命也新其德者勤行其事日日益
新戒王勿懈怠也傳言德至之義正義曰日
新者日日益新也若今日勤而明日惰昨日是而
今日非自旁觀之則有新有舊言王德行終始皆
同不有衰殺從旁觀之每日日益新是乃日新之義
也傳官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
故云官賢才而任之言官用賢才而委任之詩序
云任賢使能非賢才不可任也問命云小大之臣
咸懷忠良故言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即是非其

人任官是用人為官左右亦是任用不用之故言選左右也直言其人人字不見故據回命之文以忠

良充之傳言臣至其人正義曰言臣奉上布

德者奉上謂奉為在上解經為上也布德者謂布

為道德解經為德也順下訓民者順下謂卑順以

為臣下解經為下也訓民者謂以善道訓助下民

解經為民也顧氏亦同此解傳其難至不善正

義曰此經申上臣事既所為如此其難無以為易

其慎無以輕忽之戒臣無得輕易臣之職也既事

不可輕宜和協奉上羣臣當一心以事君如此政

乃善耳一心即一德德無常師主善為師非

言臣亦當一德也

一方以善為善無常主協于克一言以合於能

主乃可師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故曰大又曰一哉王

心能一德
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言為王而

今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眾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玉之事

嗚呼七

世之廟可以觀德

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為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

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能整齊萬夫其政可知

疏

嗚呼至觀政正義

曰此又勸王脩德以立後世之名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雖七世之外其廟不毀嗚呼七世之廟其

外則猶有不毀者可以觀知其有明德也立德在於為政萬夫之長能使其整齊可以觀知其善政

也萬夫之長尚爾況天子乎勸王使為善政也傳天子至觀德正義曰天子立七廟是其常事

其有德之王則列為祖宗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於七廟之外可以觀德矣

以觀政謂觀其萬夫之長此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謂觀七世之外文雖同而義小異耳所謂辭不害
意漢氏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於記傳者禮
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爲天
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
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
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
遠廟爲祧有一祧享字乃止漢書晁玄成議曰周
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
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玄用此爲說惟
周有七廟二祧爲文王武王廟也故鄭玄王制注
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
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
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
故爲此謬說此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
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文武

則為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則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為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為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已下共為三昭三穆耳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更別立已之高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可庶子初基為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 后非民罔

使民非后罔事

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

無自廣以狹

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上有

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

 無自至厥

功正義曰既言君民相須又戒王虛心待物凡
為人大主無得自為廣大以狹小前人勿自以所知
為大謂彼所知為小若謂彼狹小必待之輕薄彼
知遇薄則意不自盡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其意則
在下不肯親上在上不得下情
沃丁既葬伊

尹于亳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咎單遂訓伊

尹事訓暢其所行作沃丁咎單忠臣名作

至作沃丁正義曰沃丁殷王名也沃丁既葬

伊尹言重其賢德備禮而葬之咎單以沃丁愛

慕伊尹遂訓暢伊尹之事以告沃丁史錄其事

作沃丁之篇傳沃丁至禮葬正義曰世本

本紀皆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是為太甲子也伊

尹本是三公上篇言其告歸知致仕老終以三



公禮葬皇甫論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葬祀

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晉文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也孔言三

公禮葬未必有文伊陟相大戊伊陟伊尹子太亳要情事當然也

有祥桑穀共生于朝祥妖怪二木合生七伊陟贊

于巫咸作咸又四篇贊告也巫咸伊陟至四篇臣名皆云正義曰伊

陟輔相太戊於亳都之內有不善之祥桑穀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為不善之徵伊陟以

此桑穀之事告于巫咸史錄其事作咸又四篇又訓治也言所以致妖須治理之故名篇為咸又也

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巫咸者君奭云在大戊時則有若巫咸又王家則咸是賢臣能治王事大臣

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以告君下篇序云大戊
贊于伊陟明先告於巫咸而後告太戊 傳伊陟

至之子 正義曰伊陟伊尹子相傳為然本紀
云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之立崩

弟太戊立是太戊為小甲弟太庚之子 傳祥妖
至之罰 正義曰漢書五行志云凡草物之類謂之

妖自外來謂之祥祥是惡事先見之徵故為妖怪
也二木合生謂共處生也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

文或當別出餘書則孔用之也鄭玄注書傳云兩
手搯之曰拱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殷本紀

云一暮大拱言一夜即滿拱所聞不同故說異也
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青眚青祥

漢書五行志夏侯始昌劉向等說云肅敬也內曰
恭外曰敬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

敬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是言木之變怪是貌不
恭之罰人君貌不恭天將罰之木怪見其徵也皇

甫謚云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
之政事有闕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
木而不合生於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
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
是言妖不勝德也傳贊告至臣名正義曰禮
有贊者皆以言告人故贊為告也君爽傳曰巫氏
也當以巫為氏名咸此言臣名者言是臣之名號
也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案君爽咸子又稱賢
父子並為大臣必不世作太戊替于伊陟告以
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

自作伊陟原命原臣名原命伊
新疏太戊至原命正義曰言太戊
陟二篇皆亡

贊於伊陟惟告伊陟不告原也史錄其事而作伊
陟原命二篇則太戊告伊陟亦告原俱以桑穀事

告故序摠以為文也原是臣名而云原命謂
以言命原故以原命名篇猶如罔命畢命也仲丁

遷于囿

太戊子去亳囿地名

疏

仲丁遷于囿正義曰此三篇皆是遷都之事俱以君名

名篇並陳遷都之義如盤庚之誥民也發其舊都謂之遷到彼新邑謂之居遷于囿與居相亦事同

也以河亶甲三字句長不言于其實亦是居于相也圯于耿者孔意以為毀于相地乃遷于耿地其

篇蓋言毀意故序特言圯也李顛云囿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囿在河北也或曰今

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也相地孔云在河北蓋有文而知也謐又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是也

傳大戊至地名正義曰此及下傳言仲丁是太戊之子河亶甲仲丁弟也祖乙河亶甲子習世

本文也仲丁是太戊之子太戊之時作仲丁

陳遷

仍云亳有詳知仲丁遷于囿去亳也

仲丁弟相地

作河亶甲

祖乙

義河亶甲居相名在河北

圮于耿

亶甲子圮於相遷於



傳亶甲至曰圮正義曰孔以河亶

甲居相祖乙即亶甲之子故以為圮於相地乃遷都于耿釋詁云圮毀也故云河水所毀曰圮據文

圮于耿也知非圮毀于耿更遷餘處必云圮於相地遷於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上云遷于嚳謂遷來

向嚳居於相謂居於相地故知圮于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孔為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尚要約

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圮於相遷居於耿經言地於耿太不辭乎且亶甲居於相祖乙居耿今

為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

亳嚳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

馬遷所為說耳鄭玄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

川

也

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為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盤庚皆為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為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者蓋祖乙圮於耿遷於奄盤庚自奄遷於殷亳蹕相作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

祖乙

亡

上校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及

尚書注疏卷第八